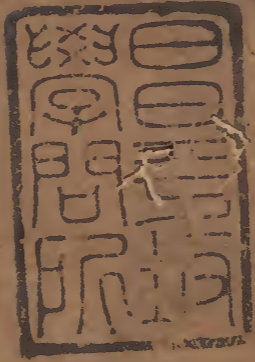


范忠宣集



漢書門類		
三	四	三
一	九	〇
六	三	〇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三	三	漢
五	四	書
函	三	
一	〇	
六	號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30
冊數		6 (5)
函號	315	81

七八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范忠宣公集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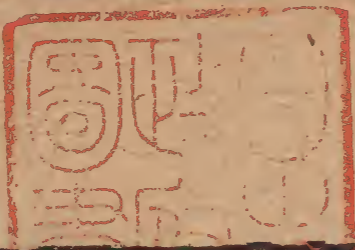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明嚴陵後學毛一鹭彙編

祭文

祭謝秘丞文

維治平二年歲次乙巳四月庚寅朔某日具位范某
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秘丞謝君師
宰之靈嗚呼師宰自天生德仁孝愷弟溫恭正直言
參典章動唯法則清靜寡私心如止水謙虛無我賢
不自恃年方及壯道已克已曾未設施疾以不起時



惟聖師獨喪顏子嗚呼哀哉識君之初君方
駒鳳雛神骨天成騰騫萬里誰測其程我之慕君聞
道爲先君之厚我世舊以憐交深義合恩契綿聯情
均手足幾二十年君罷山陽我官東畿維舟相從浹
日燕嬉君病東還我憂惓惓執手相視忍涕而別孰
謂伊人於斯永訣嗚呼哀哉天之生君將澤蒸民君
之不幸寧止其身朋友慟哭善人悲辛嗚呼哀哉我
從兄喪歸葬洛師纏哀在塗銜命東馳音問不繼承
計後時哭不瞻柩祭不及尸爲我之恨終身孔悲于

里馳奠誠過乎辭君之神明鑒此不欺尙饗

祭韓魏公文

維熙寧八年歲次乙卯某月日具位范某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司徒侍中贈尚書令魏國韓公
之靈唯公量包宇宙誠貫金石伊呂兼材淵騫比德
降精星辰瑞我王國在茂業與元勳信輝今而曠昔
仁祖夢卜公秉鈞軸志扶社稷誓忘家族聖嗣勃興
皇圖再續建萬世不拔之基爲四海無窮之福非天
下之至明則孰定計之神速若夫三紀弼亮兩朝顧

囑智周慮遠仁深義篤以名教爲己任俾多士之誠服功蓋天下而坤退不居貴極公相而謙卑自牧罄竹帛以難紀詎筆舌之能錄薨于畫錦贈典繁縟祠于大丞盛美完足浹遺愛於華夷痛云亡於比屋昔我先君志同體均出處竝命六偕絲綸金蘭之契雖古罕倫矧伊不肖辱視猶子推輓保全教誨飲食聞一善則喜見顏色憫獲罪則憂形嘆喟滲骨淪肌恩深莫計念初違離八年于茲移官鉅鹿瞻拜有涯中途改轅志願復違守官之邈神魂坐馳豈圖承計畢

世長辭驚呼沉痛不特以私爲朝廷惜與蒼生悲生不能奉教於朝夕沒不獲盡哀於寢闈徒侑奠以空言我公知乎不知嗚呼哀哉尙饗

與慶州官吏祭韓魏公文

年月日具位范某遣指揮傅政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魏國韓公之靈唯公道足以窮聖人之奧故關盛衰而不倚德足以憲萬邦之重故踐文武而竝濟彌亮三月之盛扶登二聖之隆朝廷治忽伊尹所以自任邦國若否山甫所以儀圖翊成隆平坐致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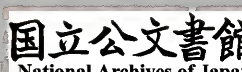
洽哲謀肅 宜神理之助順昌熾壽臧固輿心之善
 頌天不愆遺人將安仰蕙謝之計上深側於淵衷褒
 贈之章詔益進於寵數名固耀於青史祀已躋於大
 烝哀榮所加夷夏增欵唯斯邊氓早沐恩化爰從慶
 曆西討科役繁興綏輯疲羸繁公是賴繼輟樞筦之
 責復將西撫之命厥後橫山用武狂寇竊發公持四
 道之柄密授神筭鎮以山嶽之重迄臻安靜則唯茲
 土受賜為尤凶問之來孰不揮涕某久被鈞播方茲
 官守謹同吏民之情遠致簿奠報德匪稱致哀無窮

唯公英靈鑒此誠意尚饗

祭廟文

年月日時具位范某謹以清酌時果之奠祭于某神
 某被詔守土唯禮是循事神之意不敢不謹爰伸祇
 肅躬謁祠下尚祈聰明俯垂鑒佑

熙寧八年乙卯歲二月癸亥朔八日庚午具位謹遣
 指使侍禁郭進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土地之神某
 方茲莅職宜新庶務解宅弊陋將加繕完唯神相之
 宜無後害不日告畢敢忘神休



修文正祠堂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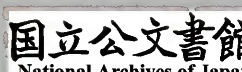
維熙寧八年歲次乙卯二月癸亥朔十日壬申嗣子
 朝奉郎守尚書工部郎中直龍圖閣知慶州軍州兼
 權發遣環慶路經畧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輕車
 都尉賜紫金魚袋范某謹以清酌時果之奠敢昭告
 于先考太師令公文正公之靈某蒙賴貽謀獲踐世
 職瞻仰祠貌哀榮交心唯是塑繪弗工羣情未厭爰
 加修繕以傳無窮髣髴慈顏不任永慕尚饗

祭廟文

天久不雨禾稼將稿是用竭誠于神以祈濡澤薄奠
 屢陳未蒙嘉應大懼執事者不克蠲潔牲牢不肥粢
 盛不精而神不顧享夙夜惴畏不遑寧居乃涓日改
 牲再禱于神唯神歆鑒以施沛然之賜尚饗

祭終南太白湫文

比歲不雨被邊之民流離孳亡所不忍視今夏驕亢
 復甚焦灼涓禱群望曾莫我助是用遠邀靈液以祈
 濡澤神既戾止遽獲嘉應旱稼復蘇優渥沾足皆神
 所賜敢不竭誠敢不腆禮以謝神貺惟聰明正直尚



終沛施以庶乎有秋也尙饗

祭呂虞部文

維熙寧八年六月日具位范某洎諸同僚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通判虞部呂君之靈嗚呼惟君奮身經術潛心政事美績休聲聞於已試屈貳邊藩民懷吏畏綱領衆務興頽舉弊人方荐饑溝壑誰濟君實孜孜存養撫和憂勞成疾以至於殁瘁仁者不壽天理曷恃邦失賢佐孰不揮涕旅襯東還川陸迢遞一慟長別痛徹肝肺魂兮有知歆此薄酌

祭廟文

熙寧八年三月二十日具位謹遣隨行指使庫崇禱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城隍土地之神某莅職之初解宅是葺陰期攸相有禱于神衆工經營逾月告畢土木無變庭堂一新獲此安居允神之賴爰陳薄奠以荅靈休

送太白湫水祭文

熙寧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具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太白湫之神淮神宅終南太白之奧出入變化

濡澤千里環慶邊壤北年旱亢守土者惕然遠求一
勺之靈以救枯槁神已賜之雨少有秋望不敢稽怠
謹復遣供奉官楊正奉神以歸神其鑒茲終是嘉貺

祭蔡資政文

元豐二年六月日具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資政諫議蔡公之靈嗚呼天生賢傑以翊昌時河嶽
鍾秀星辰孕奇唯公堂堂王佐之資少掇詞科出賓
侯幕才動群公交章薦鸚歷職中外規模宏博按刑
南服黜禁方愆覓狡冒利俗弊刑煩公極其頽息贖

人安畿甸置使公膺首選掌漕于西金穀以羨荐師
慶涓兵銳甲堅邊塞要地夷夏謳歡上新庶政注意
鼎司公則大用文武是毗憂勞積躬位以疾辭分臺
別都方優養願天平不憚明哲其萎昔我先門學多
良士公實覩奧許以重器公於不肖眷矚爲尤不鄙
衰零姻婭是求自我別公于今五年訊問稠重日覲
平瘞喪計忽承悲徹肺肝謫居千里哭奠莫前嗚呼
永訣抱恨終天

祭監押劉供奉文

年月日具位致祭于監押供奉劉君之靈惟靈勤儉
持躬兼謹幸職忽焉壽終孰不哀惻矧我同僚涕泗
盈臆奠茲酒醴旅茲肴核魂兮來歆幽顯永隔嗚呼
哀哉

信陽軍修鼓角門祭文

軍雖小邦古亦建國門闕所設號令攸宜眷惟樓觀
之隳曷聳吏民之望度材有素更制未遑方十日以
肇新在前期而除舊土木無變工徒用安有望於神
陰相厥事

祭張復禮提刑文

天生賢傑將翊昌辰聖運龍興多士雲臻侃侃張公
才識邁倫邑政殊尤超陞部使更典濟陰龔黃其治
按刑畿右察廉是職舉善如饑化姦以德三載忠勞
熙然美績盜發申郊戕民敗吏申無城兵比屋驚懼
公來指蹤纖厥覓類千里獲安繫公是賴予方左遷
始獲公遇推借維持危乃弗仆輶車所臨謳頌洋洋
天宜報公昌熾壽域胡奪民望而公云亡哲人之萎
孰不痛傷家有令子慶澤之長朝有令名後世之光

公亦何憾歆此一觴

祭韓國富公文

嗚呼我公一代師臣始終名節玉潔金純策中大科
王佐之資入掌誥命朝夕論思慶曆西討師人財費
比狄驕慢乘我之匱命公往使仗節專對折其姦謀
朔陲用又進貳樞筦謨謀宏遠權倖交愬東藩是與
易帥青淄河北荐饑流冗百萬稚艾相携鬼形鳥面
蟻聚三齊公命羣吏築室止棲貸資哺食如母憐兒
卒逢善歲完飽而歸孰謂公仁可敵天時 仁祖命

相公居家席密議建儲宗室是擇先皇繼明扶天之
力功初不聞後益顯赫今上御極首膺注意以疾避
權還政居第上壽而終五福惟備國喪元老時頽泰
山天子震悼士民悲酸嗚呼哀哉先君文正識公於
微矧伊不肖復辱公知狂率抵罪屢貽嗟咨軫其顛
危憂見色詞既獲安全終莫瑕疵情均父兄恩竝山
丘公今歿矣誰復顧周既百身之莫贖諒畢世而難
醜嗚呼哀哉

祭河中宋司錄文

元豐七年十月十三日具位謹遣司戶叅軍劉格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故司錄宋君之靈嗚呼盛德之門文風孔碩唯君克世壽也奚啻瞻言昊蒼俾予心測奠以告遠君其來格

祭謝大夫文

元豐七年祭謝師厚

嗚呼嗟予生之多釁喪二子於濟南追殃咎以丐閑尚淚迹之盈襟柰何良朋之復失益知天道之難謀枉孝子之嘉命以勤誌于泉陰曾懇辭而莫獲愧才薄而弗任叙

以直書之顯發於高深公有文以

自傳旣鑑玉而鏘金奚他人之復仗固光耀於來今念相親於疇昔辱洞照其誠心收蟠木以爲器憐舊物於遺簪端歲寒以見期寧燥濕而移音痛生死之俄隔邈標韻之難尋昔郢人喪兮匠石廢斤子期亡兮伯牙絕琴今我存而公歿悵星孤而月沉指新阡而一奠庶英魂之來歆

祈雪祭文

二首

爰自初冬時雪未降二麥虞枯稿之害庶民憂瘟疫之疾刺史之政不能召致和氣是用蠲潔酒醴有禱

于神庶幾驅滌旱暵霧灑膏澤致民豐康繫神之賜
時雪久愆宿麥不滋是用有禱于神以丐其澤既浹
日矣寂爾無應豈刺史之誠不能感通神明而禮或不
不蠲而致然耶是用齋心潔醴再禱于神唯神聰明
宜垂昭鑒

祭程宗丞

元豐八年祭程伯醇

天生賢傑必將濟時胡屯其位不俾設施復奪之壽
天豈徒為伯醇之亡理益難推唯君之德顏氏庶幾
唯君之道孟軻無疵嘉言遠識後學所師進為御史

言直身危退字畿民如毋憐兒再謫筦庫恬寔安卑
伯仲孝養親顏怡怡或祿或耕如堦應筦篋聖上繼明
政推母儀選登俊賢以輔邦基君首被召捧詔伸眉
猷畝愛君心同商伊如何遘厲梁壞山頽繫予不肖
辱君重知夷吾多罪鮑叔不疑君今歿矣吾道疇依
身縻窮邊素車莫馳遙陳薄奠寓哀以詞音容永隔
畢世長思嗚呼哀哉

祭母中散文

冊清臣元豐八年十一月

南山峩峩八川蕩潏鄩杜之郊挺生人傑粲粲母公

沈忠宣公集卷之七
三百廿三
靜深秀發徒步起家九卿是列澹然無榮白首一節
謝事退居塵紛屏絕琴奕壺觴奇傲風月遽驚淪謝
吞聲悲噎平昔故僚契義稠結何以叙懷尊酒徒設
長夜冥冥音容永訣嗚呼哀哉

祭李運使太夫人文

猗歎夫人懿德如玉閨房之秀來嬪大族二子顯赫
養有榮祿千戶疏封是宜象服總帳俄垂風飄殘燭
悠悠素旒去此華屋獨有壺觴陳于路曲嗚呼哀哉

祭閻朝議文

元豐八年十一月

唯公仁孝愷悌稟乎天姿精金美玉內外無疵力學
登科其貧樂卑教吏愛民如母憐兒出宰衛南警卒
將叛匹馬往喻式遏其亂後遷代城築防禦患河水
大至役夫奔散公卧堤上將死其難衆皆驚還死力
救捍屹然功成千里咨嘆將陵被水徙遠河濱部使
薦公往宰其民邑人遮留城門晝關三日不行夜遁
之官其狀上聞命公復還兩邑爭公白挺盈野諭以
朝命哭不肯捨帝乃命公入佐大計非制之常以旌
循吏時宰不合公則外補更符四郡人歌召杜博陵

借寇久將變俗忽若使者手披公牘鬼錄之姦四十
有六陰君召公典司其獄無疾而終河朔所傳以公
正直事或有然時方安民公則違世天不遺公來佐
聖治豈公不偶人斯歿瘁交親之分金石相期官守
遐阻歸紼莫持千里一奠曷窮我悲公平聞乎永世
長思嗚呼哀哉

祭司馬溫公文

維元祐元年歲次丙寅九月戊戌朔二十九日甲申
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范某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致祭于故贈太師溫國公之靈嗚呼天旂有邦
俾之元龜篤生我公為世父師夷齊之清淵騫之德
子產之惠叔向之直人有其一足以成名公兼衆德
乾乾不寧九流百家金匱石室鈎索沉隱裁其失得
根柢治亂經綸皇極作為文章有書秩秩寶圭大裘
望之肅然冬陽夏冰赴者爭先仁英兩朝煌煌厥聲
國有正人折姦于萌荏苒者木求直于繩我公畫規
君心則寧赫赫神考體貌有德公獻其可嚴嚴翼翼
言有未用不敢愛爵深衣幅巾歸休于洛公則休矣

四方顛顛君子野人泊于他邦聞風懷歸于父于兄
 天施不齊或然寒暑公獨何施四海一譽元豐之末
 國有大事穆穆文母佑我聖嗣爰立作相媚于神人
 我公在庭其重千鈞士賀于朝民歌于廛農慶于野
 兵休于邊燠爾慄寒養其饑孱無瘡於肌無莠於田
 培其本根枝葉則茂豈曰我作憲章惟舊於赫聖考
 左右上帝休公于家實遺聖子卷耳思賢夙夜周京
 不惑不疑成此太平公之去來人之戚嬉非人戚嬉
 帝之從違豈人事耶天實為之某不才辱公知深人

之相知貴相知心唯公我知洞達表裏采其所長謂
 或可使申固義好丘山不移匪我則然公實取之泚
 泚清洛獨樂之園嘉藥春敷修竹夏寒清酌翛然我
 招我從琅琅嘉言有銘在躬朝聽過實備位樞機入
 與國論獲親風規六七年間為益不貲私祈白首從
 公以歸憂勞傷生公既邁疾庶幾有瘳宰相王室國
 祠既誓公以喪聞我心之悲不獲走門入哭于室公
 既大歛終天永遠不一見面人生有死如旦夜耳曾
 子將沒知免而喜公身既修公志既畢既壽令終無

一或失有如公者古今萬一我每念此紆心之悲猶有鬼神實聞我辭嗚呼哀哉

祭太中大夫司馬公文

字伯康元祐二年正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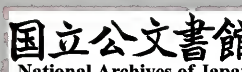
唯公純孝愷悌剛明篤實精金璞玉混然天質致身三朝躋位九列終始無瑕險夷一節生于德族出逢累聖考貴而賢季則文正嫡配令壽化行閨門執笏垂魚多子與孫天下達尊公全其三洪範五福公則能兼予謫安陸公來守邦見賢就善我則心降公不鄙予定交忘年久要不忘婚姻有聯予官京師季相

當朝公處于鄉將赴季招予亦思公心焉怵怵相以疾薨公不克來予念公年羸不勝哀果聞訃音梁壤山摧嗚呼哀哉相知以心世莫如公死生契濶喪事弗躬天實為之匪予負公既悲且恨終天莫窮嗚呼哀哉

祭周朝散文

字敦夫元祐四年四月初十日

生之有死是唯朝暮百齡大期鮮或能度間有促延孰識其故享非所宜悲用難措嗚呼敦夫生德則豐孝友自少仁義積躬純懿之行鄉黨式宗錯綜之文



士服其工奮于清朝寔有成績所至必顯厥文無斁
領使一道寬不容惡俗方察察君獨綽綽衆嫉君異
君安我仁逡巡後時逍遙道真少尹西都監州朔方
有政有議不柔不剛仁宜有年德宜有位曾未耆耄
俄驚川逝越我士夫痛此凶鞠曰天佑善相斯不淑
矧伊涼薄義忝姻好稔君家行既久彌劭茲焉永訣
孰均予悼寫哀於辭一奠以告嗚呼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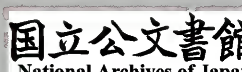
祭王中散文 字不疑元祐二年五月

唯公國士之秀相門之英行著温恭道唯直清老畫

色養外忘寵榮退就閑官冲淡無營夢奠兆凶逝川
莫停仁者宜壽公享遐齡德必有位公登列卿積善
之報子孫繩繩在公無憾善人戚咨矧其朋游涕泗
交頤絕絃有恨廢斤抱思祖奠弗躬葬紼靡持寓哀
以言公知不知嗚呼哀哉

祭正議大夫張昌言文 元祐三年

唯公植德忠厚立心醇和積具奧學奮于賢科樂行
內實不求世名畏人我知聲恐過情奉身清約布衣
菲食及其臨義坦不少惜委已有餘以活餒寒公之



所易人之所難氣夷色溫苦無不容及所當仁未嘗
苟同道行則進言違則退去就蕭然莫能留礙武濟
之論萬世所偉河朔之奏百萬復起仁者必壽古聖
調宜公雖有年不究期願士夫嘆惜民吏嗟咨家父
征西公實從事忘年見親漸磨以義遽喪良朋捨斤
揮涕柩不引紼窆不親臨寓辭寫哀尚想徽音

祭康國韓公文

元祐三年四月十三日

嗚呼我公篤生大家不以世資奮于詞華甲科巍峩
聲名益夸遂躋臺閣論議蹇蹇忠亮實塞寬仁剛健

憂國愛君發于至誠知無不爲見於益爭一時建明
或大或細或旣設施或梗而止然其大體一本公忠
無有秋毫介私取容樞府兵柄幽贊幾密遂相天子
具瞻赫赫夷險百途我心唯一憎愛萬變以義始卒
尊重簡嚴陰消邪慝衣冠堂堂稱是柱石閨門烝烝
仁愛孝慈孰寡孰鰥我與均之推轂善人不愛其力
我任其咎無爾失職祿賜萬鍾人不譏富平生親交
予求予取燕語笑談孔樂無嚴賓客滿堂不知其尊
唯是不肖待以國士豈無知己厚孰公似我之蠢愚

中遭擯斥推抵屏卻誰嗟孰惻公獨拳拳隻手引溺
以其進退爲已休戚守慶闕人薦我貶所我誠負公
不究任使歸來見公愧發於顏公獨存撫知我過前
延我室堂敦叙中外賢姊白髮命我使拜遺親棄舊
自昔匪今聞公之風實感人心告老去位非天子意
請不可奪三公就第公雖家居德義在人山嶽隱然
朝廷自尊具舟有司中伯信邁安車臨我握手出涕
謂宜百年黃髮覲齒人之云亡心之憂矣於穆文母
天子聖明兩宮來臨慟哭老成賻喪則豐贈官則崇
姑慰我心不能還公歸葬有期屬我以銘不腆之文
敢不顯明一觴在前如聞玉音嗚呼亡矣有涕如傾
尚饗

祭廣濟使君蔡承議文

元祐三年二月

唯君慶門之嗣清世之賢位不滿能沒於盛年天道
難知善人咨嘆人有所懷失則惘然况於死生親舊
之間君少負才凌厲奮舉既將騫騰則復齟齬十年
之間進退相補謂宜耆壽身顯名揚云何中道齋志
而亡願既遠矣人既非矣懷資抱器弗克施矣侑奠

以言寓余悲矣嗚呼哀哉

祭申國司空呂公文

元祐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嗚呼我公清淨寡欲足以革化鄙汙寬厚有容足以消伏訛慝其默也能服物而不孚其簡也能治煩而不惑嗚呼公能有餘於無爲而他人不足於竭力也群言繁興辯者不給於口而公獨漠然而不唱大議未定智者夙夜以思而公方安然而君息謂若後也而常先疑若失也而皆得此四方視之以爲表儀而二聖倚之以爲柱石也若其左右侍從密勿致君之

謨與夫出入鎮守慈惠愛物之績於公之長曾不咫尺也唯其左右王室宰制萬物內尊朝廷外撫夷狄者庶幾究公之盛德也某中年流落白首秉國獲同勤勞日奉顏色淡然其日親裕然而多益也其心之所向意之所宅某旣恃公之相知而公亦了見其胸臆也嗚呼曷爲少疾而莫救一卧而永息也昨日揖於朝而今日哭於室也上公一品固公職也仁者必壽七十嗇也嗚呼公平小人之所望以革心而善人之所恃以取直也老成云亡君子吊戚往者何憾而

存者惻也嗚呼啟國備禮天子之澤休功顯問史有
筆墨唯予心之哀曾是莫抑也尚饗

祭陳龍圖文

紹聖元年十一月

唯公材猷膚敏學術淵通榜並龍虎光垂蜺虹踐履
要路華外燁中所至可述名高實克宣力累朝服休
四紀臨劇而簡視難如易屢領使權十年近侍晚請
琳宮告歸故里昔我克貢已挹風規同年賜第並拜
彤墀仕宦相望鮮合多離公居河橋我忝并帥假道
來之再陪高誼別未幾年計音遽至我病辭位聞公

邁凶往吊莫可哀情曷窮竭來許下公允將封敬陳
薄奠聊寫初終尚饗

拜掃祭文

考妣同

雨露既濡追遠增慕時享之禮敢忘虔恭謹陳薄奠
以伸拜掃

祭十九兄監薄文

雨露既濡對時興感薦享之禮敢忘虔恭謹陳薄奠
以伸拜掃

祭鮮于子駿文

嗚呼子駿居今之世志古之道白首好學耽玩易老
見於事業發為文章治民則惠執義則疆柔亦不如
剛亦不吐邪則吾仇正則吾與予昔使蜀封部實隣
聞其風聲愛慕其人同分西臺晚益相親茂林修竹
美景良辰杯盤草具笑語天真通家之好往事空陳
年將從心乃補衰職拳拳朴忠侃侃正色病不克施
終古遺直告滿三月退卧淮陽凶計遽來我心隕傷
歸于其丘實邇吾鄉涕灑秋風醉此一觴

祭郭宣徽文

元祐三年
十一月

惟公奮由武衛宣力王家仁皇之朝干城心膂被遇
英祖升贊樞機先帝經武締文懷柔震疊中權之任
屬之於公西守南征海外有截敦詩閱禮想聞卻縠
之風振旅全師屢上克國之畧退卧西洛于今十年
李廣數奇功業未究英公賞鑒幕府多賢矧今邊備
尚嚴蠻落猶警思得名將以為長城公今云亡豈不
懷疚求其繼者實唯才難嗚呼昔我先公拔公戎行
待以國士及予之世重以婚姻知公之深誰過予者
莫哭罔及寓此哀詞尚饗

祭曹沂王文

惟王以懿戚之重元舅之尊位高而貌愈恭爵隆而志彌降謙溫和粹體之自然動作興居不蹈非禮出殿藩服有民社之勞入奉燕朝無夙夜之懈善守富貴克享康寧歷事四朝終始一節天不憖遺人之云云二聖惻嗟萬乘臨奠賻卹交道恩禮有加某嘗同班聯實均休戚悵靈輻之首路痛永訣以終天聊陳一觴以薦丹懇

祭蔡仲遠侍郎文

惟公稟性粹和受材明敏利不苟得義無苟進應仕熙朝出入忠藎帝眷滋厚尹正天府雖云浩穰衆務咸舉既代王言絲綸有序帥于邊方談笑尊俎夷畏其威莫予敢侮年踰耳順作貳卿列如何不淑遽失宗哲嗚呼哀哉奠奠持觴葬弗臨穴寄哀以辭傷哉永訣

祭滕達道龍圖文

元祐五年十二月

嗚呼達道英邁豪俊得于天資文章翰墨雄健而奇甲科上第名動京師平步清塗上所眷知視草禁林

秉憲中司方圓不合出守一麾昔我先公樂育多賢
才傑盈門君實居先我之得友喬木是遷中間契闊
幾三十年比予易守君在晉陽交承道舊愈久彌光
留不忍去把酒盈觴別未經時遽承公喪笑言在耳
懷想痛傷嗚呼哀哉達道所蘊志在康濟道未大施
而遽歿瘁朝野共嗟親友垂涕唯有令名光顯後世
我守塞垣君歿京師棺斂弗親心往神馳聊伸一奠
以寓予悲嗚呼哀哉

祭楚正叔待制文 元祐五年十一月

惟公立行修潔起家儒素伯仲登科鄉里嗟譽昔我
先公西帥延安公時從軍首薦才賢奮職計僚領麾
淮壖外按邦刑庶獄不寃將輸數路才業彌宣擢升
內閣歷守邊藩鎮靜有方兵戢民安知足早退琳宮
就閑太師潞公宴集耆英公游其間福壽康寧予漕
京西寔聯公職僚契相歡親仁飽德予守慶陽復承
公政倉儲豐盈亭障安靜予官西臺公方懸車閑暇
既多詩酒相娛司馬溫公及諸名卿真率為具不待
邀迎伊闕溪山洛下名園朝游夕賞聯轡翩翩一時

盛事人今尚傳季夏經途再登公堂公嬰羸疾幅巾
據床握手道舊笑言琅琅別未逾時遽聞公喪身不
不獲往心徒悲傷遣奠千里終天弗忘尚饗

祭司馬公休文

元祐五年

惟君志意修立學行純固卓為碩儒與時際遇早登
金華繼述賢父兼職諫垣秉筆史氏思忠憂國心勞
形瘁先正之澤未及蒙享佐王之術未克大施曾不
中壽而遽長逝兩宮震動多士嗟咨伊予與君既親
且知為國惜賢彌劇傷悲嗚呼哀哉君嗣尚幼君室
少嫠上恩殊特存歿有歸唯有令名萬世永垂遠致
薄奠心誠俱馳尚饗

祭范蜀公文

嘉祐之初仁宗弗寧國嗣未建四方震驚群公戚憂
寒心噤舌孰不畏禍相顧莫發公為諫官引義自當
國之憂危我以死嘗上章天子請選宗室擇賢而儲
時不可失疏人不報在旁股慄騰書大臣開譬禍福
我擇死所違他是卹非常之為中外遑遑一進一退
瞻相低昂公心如山公語金石章十有七一意始卒

言不時乎卒以去職烈烈英考繼天而王嗚呼我公
寔發其祥熙寧之初有政有事有利有害譁然大議
孰不知之孰克言之匪言之艱而身孔危公曰我責
上書列陳如彼著龜協謀鬼神公言益切沮者益至
公曰我愧身用言廢遂請致仕沮者意行乘為謗詆
匪謗伊榮捨祿歸家纔六十餘孰不事君包羞以居
唯二大節人一有之足以不朽而公優為詞賦文章
為學者師清淨恬和無有吝疵二聖急賢耆老咸仕
起公于家公謝不至穆穆衆德獨公弗臨唯俾摺紳

化我遐心國樂無章郊廟弗燕公之審音匪學自天
推析毫絲至于窮年將沒之歲以樂來上國有和聲
實治之象道德壽考孰與公隣不卒用公憾有斯人
某蠢拙晚奉公游出處義同辱公我收于許于洛燕
歡徘徊一別不再聞計而哀一時老成零落山丘豈
唯交知邦國之憂寫哀斯文涕泗橫流尚饗

祭傅侍郎文

中書侍郎傅欽之
元祐七年正月

惟公敦大宏遠渾然德備天之生公乃國重器克難
于初厥後益艱正色直節人之所難治平廟議公在

諫職挺挺守經其心竄謫間關遠宦曾未還朝一廢
十年樂道衡茅二聖當天公以彙升乃丞中憲百辟
是繩以道去就尚求補外肆秉大政位實超拜在帝
左右亦越再碁天下拭目望公有爲楊公素望常相
清德未及大施遽聞疾革嗚呼哀哉某辱公之知出
處頗同屯遭流落我則知公元祐進用公不我先位
高德薄愧在公前笑言從容睽離未幾秩秩德音今
則已矣臨奠莫及寓誠一觴公有典刑公則不忘尚
饗

祭張宣徽文

元祐七年四月

嗚呼人生百年亦竟何有沒世昭昭是爲不朽唯公
之學包括古今發爲文章光耀百尋忠誠所蘊見之
大對伸舒據經賈生流涕豈徒言之亦既有行載翺
載翔進叅宰庭入則造膝嘉猷是進乃所自許致君
堯舜旣退雖勇惓惓不忘感激切直屢形奏章二聖
臨御圖任唯舊謂宜來思胡奪之壽天不憖遺哲人
其逝梁木之摧孰將安倚某昔者荷知最深遠遠積
年莫承教音今則已矣其恨何極辭以寓哀神庶昭

格

祭趙端明文

惟公以積學力行登進華要以宏才遠畧揚歷方面
獷俗懷向王猷允塞方將贊舞干之美化隆戢兵之
高致廣帝王好生之德永廟社無疆之休天胡不相
亟奪其年志崇山丘遺恨何極某昔忝交承實敦契
好聞計之初王事靡監逮遷官守遽閱時序吊賻之
情闕然莫伸緘辭寓誠神式鑒茲尚饗

祭衡嶽文

維紹聖四年歲次丁丑四月甲申朔十一日甲午責
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范某謹稽首上啟南
嶽司天昭聖帝伏念臣幼承父訓長服朝紳從宦四
十五年歷官三十一任每願竭忠而報國常思懲惡
以安人然而賦性不明涉道未至智難周物事靡盡
情長郡邑則慮刑罰過中居臺諫則恐議論失當備
使寄則有按察不明而吏民受弊專帥權則有戰守
寡謀而番漢罹殃及遭遇於兩宮遂叨塵於三事再
爲真相各僅彌年然而識昧幾微性資孱懦智及而

仁不能守言出而躬不逮行致君之效蔑聞及物之功蓋寡知難而退冒寵尚優負朝廷拔擢之私失士民期望之意德薄祿厚息重報輕積罪釁之浸深宜蓄殃之併至今蒙削除祿秩投竄遐方適當垂死之年無復全生之望雙瞳矇瞶百口流離同氣阻急難之情病妻乖將養之便屯難已極憂懼未涯非人事之可圖庶陰靈之或佑今者奔之貶所甫邇靈宮是敢直罄危誠仰干神造伏惟某神鎮奠南服司主離方分持造化之權平施善惡之報伏望察其素志原

其本心無造作邪險之愆皆暗懦依違之咎特加矜宥少逭譴誅微軀早遂於生還病室速諧於痊愈兄弟獲會合之樂子孫享平泰之祥螻蟻之誠威靈是託

告家廟文

維紹聖四年歲次丁丑十月一日壬子嗣孫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四代尊靈伏念某前者受國大恩輔政無狀流殃存歿護譴幽明今從邦刑羞貶宗廟反身自咎泣血難追向以秩預三公

享臻四代而復祭從先志月設常羞今則遠竄遐陬
盡除真俸官無封爵迹比縲囚 今顯考顯妣不獲
時祀謹自中元及將來冬至元正寒食四節唯享三
代尚擬無田之薦聊伸追遠之誠所有祭器食品勉
從簡儉難守故儀月朔常羞亦不遑設止祭酒果香
茶又念某年逾掛冠身羅篤疾莫獲朝衣而親事當
傳嗣子以奉祠某止具野服使人扶持陪位伏望神
靈降祐祖禰垂慈鑒此哀誠恕其往咎永保子孫之
祿弗虧薦享之儀慚懼之誠啟處無地

祭王職方文

惟君奮身經術潛心政事美績休聲聞於已試屈貳
邊藩民懷吏畏綱領衆務條目舉治歲方饑饉享不
遑痊救菑恤窮君實勞瘁憂職成疾逾日而逝仁者
不壽天理曷恃郡失賢僚孰不揮涕旅視東還川陸
迢遞酌觴告別痛徹肝肺魂兮有知鑒此誠意

墓誌

秘書丞許君墓誌

君諱渤字仲容其先許昌人也曾祖諱德恭終於華

州蒲城主簿遂爲蒲城人祖諱知岳父諱仁愿皆不仕君少沈悟慨然思自奮勵以起其家讀書業文不舍晝夜天禧三年舉進士擢高第爲原州軍事推官再調邠州觀察推官移監鳳翔府太平宮歷興州軍事推官隴州防禦判官權知天興縣又爲潤州觀察推官凡五爲從事積十四考徒以無薦者不得遷而君益以剛介自守亦不以人不已知爲愠孔子所謂君子者乎其罷天興也嘗退居終南山下葬其三世旣而以林泉爲樂者凡五六年貧甚親友不堪其憂

以義勸之遂強起官丹陽時先文正自饒移潤適君在幕中遂知其賢因暇日問之曰以君文行之高何知者之少耶君對曰相知之道固未易也未嘗苟欲人知故人亦不知蓋聞君子病乎無能不知非所病也文正公愛重嗟歎之遂薦于朝改著作佐郎以不喜史事求監鄧州商稅又移監西京稅遷秘書丞監嵩山崇福宮宮舊無監官文正公方在政府以君高介之節不可勞以俗務故特奏置監官以處君而與宦者不合罷去監鄆城縣稅年六十八告老于朝得

以本官致仕文正公解賜帶以贈之今僕射富公亦
送錢十萬遂買山居於箕穎之間慶曆丁未歲七月
一日以疾卒享年七十君疾中爲文二篇以示子孫
其大旨皆窮理盡性之言嗚呼死生且不能累君之
心況名利邪娶武氏屯田員外郎驥之女治家有賢
淑稱二男長曰惟忠以君致仕思累官爲德順軍判
官後君若干年而亡次曰惟孝奉君之喪以其年某
月日葬于潁陽縣醴泉鄉蓋祖里夫人武氏祔女一
人適屯田員外郎薛仲恪孫男三人宗述宗逸宗遠

孫女二人並幼君性高潔而尚仁恕平居不妄言笑
尤精於鑒裁其爲文章必本仁義而以教化爲主有
文集十卷注文中子三卷藏于家嘗以所業投富公
公以爲黜邪輔正崇立經術得孟韓之所存噫以富
公之稱固可信其文矣以文正公之知固可信其行
矣葬既有期惟孝持君之行狀泣來請銘予以先公
所知義不可辭而爲銘曰

學臻乎原仕恬其進世不我知樂以自信金玉其堅
芝蘭其芳潛英隱華久而迺彰位不克顯道則有餘

嗚呼許君其君子儒

觀察支使劉君墓誌

君諱貽慶字天錫其先長安人曾王父諱著唐末避亂徙家金陵至王父諱元載仕僞唐爲刑部郎中開寶末江南平遂復歸京兆故又爲京兆萬年人父諱溥雍熙二年登進士第任益州觀察推官李順之亂死于難太宗嘉之錄其後賜君神童出身仍賜今名祥符中陝西轉運使句克儉表君爲耀州叅軍以養不就職後起爲同官縣主簿丁王父憂遂退居不樂

樂仕進幾六年以季父之命彊起赴調爲筠州司戶亳州司法二掾歷海號二州錄事叅軍遷武信軍節度推官移鳳翔府改靜難軍觀察支使秩滿至京師感疾而歸以皇祐三年八月五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二君性厚重篤實居官以廉平得人心在武信聲績尤著罷官郡人多以金帛贖行君一無所受至有假以饋藥而遺金者君亦却之故當世賢公卿如天章沈公邈者十數人皆薦君于朝將用是遷官而君抱疾歸矣嗚呼命矣夫娶東平呂氏大理寺丞臯之

女有賢行後君六年而終子五人景早亡方光常棠皆應進士舉爲鄉里善人女四人其二早亡一適文州錄事叅軍溫宗頽一適清源王泰其子光將以熙寧二年二月六日葬君于萬年縣洪固鄉太王里夫人呂氏祔而以予先文正公守邠州君在幕中故求予銘銘曰行信于鄉能施于官出處無憾惟德之完位不克顯命也何言源深流長其在子孫

比部杜君夫人崔氏墓誌銘

尚書比部員外郎杜君名某之夫人崔氏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其子光州定城縣令儀之官舍熙寧二年四月某日比部君舉夫人之喪葬于某所將葬夫人之弟象之狀夫人之行以求予銘象之予之執友也故不得辭而銘之按崔氏之先出於齊丁公之後食菜于崔因以爲氏積二十八世而至漢東萊侯業又二十三世而至後魏七兵尚書休休之弟宣遂分爲大小二族大崔之裔至唐尤盛冠于諸姓又十二世至夫人之曾祖諱某爲周兗州從事以慕容彥超之叛說以大義不聽而死周祖嘉之贈祕書監錄一

子官為殿直殿直諱某累贈某官生工部侍郎諱某以清德懿行顯于皇朝累贈工部尚書夫人即尚書之長女也而賢惠為文母所鍾愛年十九尚書聞比部君有俊譽遂以歸之事舅姑至孝曲盡婦道皇姑福昌君以嚴嗃治內人不堪其勞而夫人奉順益謹諸姑方年少頗加譖訴而夫人引咎不較及其出適必罄奩橐以資之有喪夫而歸者撫之彌厚福昌君感疾累年手足不能自舉飲食盥櫛皆俾夫人為之而未嘗有倦色及居喪哀毀動人有古孝婦之風

歲時祭祀必親具薦羞極於精潔平居好讀經史佛書既曉其義亦必終身行之復間為歌詩皆有清思善教諸子而均其撫養人莫知其有嫡庶焉以比部君登朝封萬年縣君改封壽安晚年又以季妹為相國韓公元妃恩加冠帔時內外姻族多以華侈相尚獨夫人布素自若左右或羞之夫人曰婦人之服當視夫之爵秩豈宜過奢自取失禮邪既寢疾謂諸子曰吾其終乎吾所遺汝曹者清白孝謹而已無他物也歛送之具悉使預備遂瞑目誦佛而逝享年七十

有二嗚呼幼為淑女長為賢婦其老也能盡為母之道其終也能順性命之理可謂德之全而人之難矣子八人長曰偉池州軍事判官次即儀也皆廉直有吏能次僕試將作監主簿次伾早卒次偕任偓佺皆業文未仕女三人長適內敎承制張瑛次適大理評事張及孫次適應茂材異等科張績諸孫及曾孫十人銘曰

夫人之德生與性俱孝于家庭以及舅姑古人之難惟獨有餘積善之報福慶以降壽夭令子順理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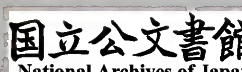
納銘于壙以告無窮

許駕部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懷州河內人尚書職方員外郎贈兵部侍郎諱某之子尚書兵部員外郎直昭文館同修起居注贈刑部侍郎諱某之孫曾高而上世系所出我先君文正公銘刑部公墓載之詳矣君以兵部公蔭補試將作監主簿調潤州司法叅軍用部使者薦監婺州商稅丁兵部公憂起為趙州軍事推官遷大理寺丞知大名府朝城縣事改某官徙滄州鹽山提舉

滄濱棣州鹽稅遷某官又徙成都府郫縣遷比部員外郎以帥漕交薦就知眉州事遷駕部員外郎秩滿通判成都府以熙寧七年某月某日終于官享年六十有一君為人剛毅明恕事親至孝樂善好施仁於宗族初仕在潤州已能守法不阿轉運使杜杞竒之委兼它局至十數事益精婺州市征課久不登君主之逾年增課二千萬嘗攝東陽令民以明鑑目君其居喪雖貧甚非善人之賻皆避而不受在趙州有譖其守將于上官者君力為之辨不以僚吏自嫌事因

得解時人高其義安撫舊不薦部吏呂溱在鎮陽以君有竒才特薦之自此安撫使始得舉吏嘗建議廣某州南關城後數年朝廷卒用君言有部使者于君以私君守正不納使者雖怒而君清約無玷終不能害朝城民喜為盜由君善治而俗為之變邑之徭役素重且不均君為節省而均之民得以安時議廢清平縣唯君議不當廢丞相文潞公為尹喜君公正以國士待之其治鹽山五年課增至萬萬邑屢逢河菑民逋租田課積及千萬久皆流亡責及齊人君上疏



極論其事詔爲蠲免碁茨河決君築堤五十九里以障水患復鹽竈稅七百萬民田稅二百三十萬時滄州治州城科邑民輸大木君白俾民改輸錢而官爲市木省民費八千萬至於民間婚姻疾病皆爲立聘幣之數醫藥之法州將李壽朋聞而歎曰茲古人之政也邠人侈於遊觀君至教以節用而亦不廢其俗朝廷遣使講募役之法君具以民之所欲爲陳之忤使者遂劾奏君而君處已自若朝廷亦不之罪在眉二年宣行詔令皆能體公上之意而民獨晏如建二

堂繪兩漢循吏及歷代勸學之臣以爲長人者之規昔兵部嘗從事於眉有德於其人及君去眉民遂畫君父子像而祠之及歿成都尹趙公抃尤深嗟惜爲之厚加賻贈君事上恭而不阿御下嚴而不苛事有利於人雖難必爲於其私雖小必慎當世名公鉅儒多喜其爲人而薦之于朝其所至必興庠序之教而其考課皆爲第一然其位不大顯亦命矣夫著治縣錄五卷藏于家凡四娶元妃昭德縣君梁氏丞相適之猶子繼室延慶縣君趙氏仁壽縣君龐氏福昌縣

君勝氏七子長賁嘉祐六年中進士第方為秀州推官知蘇州崑山縣丞次昂早卒奉世咸損震巽皆舉進士六女其三適進士高徽鮑湜孫珏其一早亡二人在室七孫秉均秉文秉璋秉仁秉德秉禮秉彝諸孤將以熙寧八年七月某日奉君之喪葬于兵部公之墓次求銘於予予以先君文正公與兵部公皆祥符八年進士少兄事君又君之在郕及遷眉守時予方使蜀知君始終為詳不可不銘銘曰

顯允許君良吏之師神明其政父母其慈歷官七邦

吏肅民嬉爵不充德善人之容慶貽後昆在理則宜太行之趾洪河之湄君之安宅萬年于茲陵谷有遷君名永垂

李水部墓誌銘

君諱庠字彭年唐郇王某之裔今為京兆萬年人曾祖兵部郎中贈左諫議大夫諱某祖右諫議大夫贈司空諱某考右諫議贈兵部尚書諱某君天聖六年用尚書蔭補郊社齋即為萬年主簿棄官就養起為耀州觀察推官丁尚書憂終喪為保平軍節度推官

以母喪去職授洋州觀察推官稱疾不行鄭文肅公
戢帥河東辟掌機事隨府罷改大理丞知藍田縣事
又從涇原帥王公素之辟遷太平中舍久之分司西
京用大臣薦起監鳳翔府上清太平官遷殿中丞賜
五品服加國子博士遷水部員外郎會給事中王公
舉充經略環慶復奏典軍機三辭不得免熙寧二年
遂致仕以歸九年正月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五
君天資忠厚非仁義罕言旣言必思行之平居不妄
喜愠對妻子常若賓客善睦族與從父昆弟居人不

知其非同產也家用有常節唯厚於賓客而勇於周
急待朋友以信義歿爲營葬及畢其孤之嫁娶者甚
衆故君之捐館友人多爲之制服其處鄉里士子信
而師之小人悅而化之尤長於吏事尚書在真定有
疑獄試以語君君一言遂決尚書之令名君有助焉
初佐萬年爲政必務窒訟之原性恬於名利不喜仕
進第以知己感激故三就戎幕時之賢公鉅儒多力
薦之如相國韓公琦樞密使田公況章皆屢上嘗召
試學士院而君辭不就趙元昊反君爲西兵賦陳古

今禦戎之策甚備鄭文肅公以聞仁宗嘉納之在河東白分諸將占地總兵使應機制敵各專其責籍戍兵以時更代人皆便之時錢法驟變市絕交易兵民數千喧訴于府府門閉不納兇勃者將倡以爲亂君遽白尹曰衆忿難遏抑之懼生變請召而面諭所以尹從之衆遂退城中賴以安涇原歲飢主計者以乏軍儲不蠲民租守將爭不能得君請減邊兵就食內地租遂得蠲人服其通太平官官號閑散而君恪職無倦曰不然何以疇俸廩耶時方飢省官之冗費以

濟貧人所活甚衆環慶羌衆逼境四路都帥遣使促本道兵擊賊君請堅壁清野以困之可不煩興師帥用君言賊果去常贊諸帥宜嚴侵掠之禁薄俘馘之賞以絕貪功致寇之患且曰使夷狄之人知天子仁愛之恩則心皆柔服其首安能獨爲亂哉此孟子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者也故所至封守爲寧嗚呼惜其志不大用於時戎夏不皆被澤也娶王氏太尉文正公之孫封萬年縣君先君若干年而亡其子燾高陵縣主簿一女適進士翟彥通燾將以其年夏四

月葬君于萬年縣洪固鄉少陵原尚書之墓次以予
與君爲友壻知君爲深俾爲之銘義不得辭銘曰
道足乎已仕不必顯行信於人唯言之踐彭年之德
化自閨閫閭里所資仁規義準三佐邊幕夷漢爲寧
家邦必達宣父則稱生不愧古名不欺後年幾從心
葬從先阜君可以爲無憾而尚嗟其不偶閱銘辭于
幽堂庶貽芳于永久

范府君墓誌銘

君諱純誠字子明汝南范文正公族兄之子也五世

祖唐麗水縣丞諱隋之子曰太保諱夢齡卽文正公
之曾祖也太保有子五人第三子曰杭州餘杭令
諱光謨生同州朝邑尉諱埴朝邑府君生蘇州長洲
縣尉諱均卽君之考也君九歲而孤事太夫人孫氏
居于河南偃師縣孝謹俊辯有成人之風文正公見
而竒之未冠丁太夫人憂其弟純貺方在童幼君撫
育勞悴情均怙恃皆嗟其友愛文正公自西帥贊機
務道由偃師遂携而教養之及長才性通敏勤於文
史奏補太廟齋郎爲娶同年兵部郎中朱公實之女

孫爲婦留居左右皇祐二年文正公置義田于蘇州以贍族人而謂君曰非汝莫辦吾事乃奏以爲長洲縣尉俾之立法以貽永久長洲先有羣盜名聞于朝君至獲其黨有脅從者輒釋之故賞典弗及曰殺人遷官非吾心也嘉祐初大旱請通烏溪水東流以溉民田至今人以爲利上官才之用三司薦監衡州菱源銀場惠工整弊歲課增羨以某年月日卒于官臨終神意不亂享年三十有四子三人時尚幼曰正倫正辭正邦朱夫人護其喪北歸守義訓子今皆有文

而舉進士君爲人慷慨多能曉達吏治善睦宗族尤好調人之急以此所至有稱而鄉黨宗族多愛信之然其享年不永不克有施于世正倫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河南縣萬安山文正公墓之北而文正公嗣子某銘其壙曰

士會之後我祖相唐麗水四世文正廼昌振振菱源惠于孩提教誨飲食文正之慈旣仕而才將翼吾宗未究所蘊甫壯而終有源者流有本者繁不享于躬其在後昆

蔡贊善墓誌銘

君諱漸字進之仁宗朝叅知政事文忠公之猶子也其先世系昔我先君文正公誌文忠公之墓詳矣君之曾祖諱某贈太傅祖諱某贈太師中書令父諱某以君伯仲登朝累贈太常少卿君用文忠公蔭補守秘書省校書郎五遷至太子右贊善大夫初監兗州稅丁母于夫人憂服除監鄆州鹽稅歷瀛州監酒開封府長葛縣稅知婺州金華縣事君廉平有守臨事不爲苟簡故所至有能聲雖當煩劇嘗裕如也上官

高其才事多倚辦婺治金華而爲劇邑君能發姦撫弱豪猾屏息初至獄有數歲不決者君立爲辨明邑以大治嘉祐二年大水浸州城君身率夫工晝夜保護城得以完未幾得疾卽棄官求醫至錢塘而卒享年三十有九君事親至孝尚義好施與人交久而益親娶李氏後君二十四年卒一男諱舉進士一女適奉議郎知青州博興縣事裴綸其子將舉君與夫人之喪葬于潁昌府陽翟縣某鄉某里文忠公之墓次裴君求銘于余而爲之銘曰

維門之慶維才之令亦施有政所稟則厚所有則富
不昇之壽箕山之原葬從其先以歸其全

朝請大夫宋君墓誌銘

公諱道字叔達其先館陶人後遷京兆復徙河南今
爲河南人曾祖諱温故任左補闕贈工部尚書祖諱
泌任起居郎直昭文館越王府記室參軍贈光祿卿
父諱緯任殿中丞通判撫州贈尚書右僕射公少孤
事母彭城郡太君及兄太監以孝弟聞而力學自立
應韜略詔中選補郊社齋郎調興州順正縣主簿旋

登進士甲科爲益州節度推官與弟迪同榜太監公
題其學室曰雙桂堂累遷秘書省著作郎勾當御厨
改殿中丞丁內艱服除監楚州鹽城縣都鹽倉累遷
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原州改都官英宗登極遷職
方賜五品服轉屯田郎中以勞降州上卽位改都官
郎中同提舉三門白波輦運就差都大管勾廣濟河
勾催輦運改司封郎中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歷知
晉邠二州以太監公捐館於洛迪坐三司火免官手
足憂患不欲遠適請官京西以便其私除都大提舉

三門白波輦運入爲開封府推官求補外再除三門
又請提舉鳳翔府太平宮起知同州會改官制爲朝
請大夫以年高倦于民政遂請閑職得提舉西京崇
福宮元豐六年五月丁酉終于洛之歸仁坊私第享
年七十公性寬厚篤於慈愛仲兄早世養其孤如已
子居官簡嚴職務皆有條理恕於用刑故所至人樂
其政去而思之在益州攝犀浦令民有訴其子之不
逞者使其父先笞之苦楚已至然後懲以輕法其子
遂改過盡孝父語人曰吾有此子者宋君之賜也在

監城詳究鹽法利病歲課增損指其姦弊爲鹽政要
錄一篇上之三司多行其說時包孝肅公方主計舉
公糴麥於太倉總一月登三十萬斛有詔褒之公嘗
上五事一曰遣使觀風俗以察守令能否二曰復武
臣提點刑獄以觀人才且使舉其類三曰復茶法以
資國財四曰責官吏恤民憂以固邦本五曰增置沿
邊弓箭手以省戍兵事多施行公在原州及歸朝凡
五上言請倣古民兵之法籍編丁蠲其稅無費縣官
而習山川之便可得戰士二十萬至英宗朝遣使陝

西籍民爲義勇略如公策焉又上言屬羗酋長久不補漢官部族滋多而統領者心不一倉卒恐爲賊用詔公與經略使議其事凡公所建置皆從之又州城近賊境而虞備巨弛及密分樓櫓所占而籍居人之附近者十家爲保平時則主火備有寇則使登城以守民亦未嘗知也公自仁宗時迄上登極屢言邊事會朝廷輔臣宣撫陝西謀取朔方故地迺詔公登對將使赴宣撫司議事及上問西事公曰師出倉卒非萬全計遂罷公行公在福建福之民林氏自刎死吏

疑其妹殺之已誣服將寘極法公面伸其枉而釋之治獄者皆抵罪衆服公之明在邠遇歲飢有司發倉粟賑民而拘以常數公請計口給食不當爲限朝廷從之所活者甚衆在同會出師西討調發嚴急公夙夜盡瘁事無愆素而不答一人時民憚隨軍輸糧雖直十倍無肯行者公下令聽以一畜代一夫人皆便之旣行諸郡多如公法同卒有戍邊而逃歸者伏不敢出或聚而爲盜民不安其居公親出城遣其父母妻子招之使復其舊旬浹間得四百餘人以其事上

聞於是詔諸郡皆如同州一路廼安公晚居洛陽與
名公賢士大夫遊善爲歌詩玩釋老書其燕居泊如
也夫人李氏封福昌縣君子四人長日子聞早卒次
日子直舉進士次日子明虢州司理參軍次日子堅
真定府法曹參軍孫三人元亨郊社齋即次日元才
元衡孫女二人諸孤將以其年七月壬申葬公于開
封府管城縣敦義鄉大吳里僕射公之塋以余忝公
葭草之末述其事來請銘其墓銘曰

陟位以才避劇以年壽終于鄉葬則從先有子有孫
公美具焉刻銘幽堂以永其傳

朝散大夫謝公墓誌銘

公諱景初字師厚謝氏本姜姓世爲陽夏人其子孫
顯於江左公之先出於江左之謝十世祖賓始居河
南緱氏六世祖希圖因官家吳越葬錢塘遂爲錢塘
人自君之考陽夏公始葬鄧今爲鄧人曾祖諱崇禮
泰寧軍節度掌書記贈尚書禮部郎祖諱濤太子賓
客陳留公贈禮部尚書陽夏公諱絳尚書兵部員外
郎知制贈司徒公以陳留公蔭爲太廟齋郎再除試

將作監主簿陳留公遺表思爲守主簿初監蘇州茶
鹽務不赴簽書武勝軍節度判官公事中進士甲科
遷大理評事知越州餘姚縣九遷至司封郎中歷通
判秀州汾州唐州海州湖北轉運判官成都府路提
典刑獄爲怨者所誣坐免司封都官郎中又坐舉官
免屯田郎中復除職方員外郎以病求分司西京權
通判許州不赴改權通判襄州復屯田郎中會改官
制遷朝散大夫以卒累勲上柱國公少奇俊七歲能
屬文十三從師受禮通其義講解無滯陳留公語陽

夏公曰此兒必大吾門時陽夏公通判河南歐陽文
忠公梅聖俞見公所爲文相顧而驚持以示留守錢
文禧公文禧公嘆曰真奇童也十六遊京師赫然有
聲羣公共稱之翰林學士胥公偃一見公異之許妻
以女丁陽夏公憂陽夏公調急宗族之無依者幾百
口及捐館家無貲公撫給孤遺如陽夏公之存有田
在蘇杭歲入千斛悉留以給宗族之在南者在武勝
時賊張海擾京西屢敗縣邑而州無城與兵州官或
稱疾避事或疲老去郡公兼衆職不勞而治是時朝

廷憂賊使者旁午號令肆出人益勞擾公上書乞擇用守令精選使人寬脅從以購首惡皆中時病朝廷始建北京公作魏誥以獻士大夫爭傳寫李邕鄆公以文名天下深稱重之公登科時宋元獻公較殿試尚以不得寘公第一爲恨餘姚濱海民喜盜煮鹽利厚而法不能禁公明立約束刑不加肅而民自戢鹽課羨於常歲又爲塘岸以禦潮漲之患民得安居是時荆公王介甫宰明之鄞縣知樞密院韓玉汝宰杭之錢塘公弟師直宰越之會稽環吳越之境皆以此

四邑爲法處士孫俸爲文以紀之河東和糴之法官以錢與茶易民芻糗民旣輸而有司踰年不畀其直民以爲病公在邠州上疏極言其弊至海州毀淫祠三百餘所時州郡敢輒羈置罪人公上言乞加禁止於法當坐者亦限以歲年而釋之又言郡接京東多寇攘而海路通夷貊宜增戍兵以戒不虞治平中京師大水朝廷求直言公上章極言得失其辭見於文集公在湖北吏有以公田租勞人致于他郡而求善價者法雖無禁公移文喻之以革其心因請立以爲

法每歲五月下詔恤刑獨不及轉運司公以職兼刑賞乞預賜詔熙寧初河北大水公上疏言蓄異之所致且緩郊禮大忤建議者蜀以遠方凡大獄之疑者皆鈐轄司專決公數上言此當奏讞于朝非臣下可專朝廷遂立以爲天下法是歲劔門減配隸出關罪人之半鈐轄司措置邊事多不關提刑司公亦論正之永康軍嘉州連接蠻徼公請舉擇守臣成都路公田有無不均公請之以息貪競朝廷從之屬縣尉佐有皆以入貲流外得官者不能爲政公因奏請縣

許注流外若入貲官一負初行苗役之法且擢屬邑宰爲之使而專其事公上言遠人樂安靜願罷使勿遣及使至公詰其爲人因裁抑其過當使者遂怨公誣公燕飲事上之執政乃公向所忤者因入其言將置詔獄公耻於對吏乃自引咎及坐免公逍遙里中杜門讀書未嘗以譴謫爲戚築室郊外時遊息其中每嘆曰詎知昨非而今是乎昨是而今非乎因自號今是翁爲堂曰三疾曰我亦古之遺民也參知政事元厚之與近臣十人雪公罪于朝馮當世守成都還

知樞密院又訟公寃及除襄州公不得已之官多以病臥家大水州城幾沒公嘆曰民如此我何病乎力疾以出築堤捍水城卒獲完公既少有才名天下皆聞風企服而性剛直不與俯仰遇事明銳勇於敢爲獎善嫉惡出於天資於書無所不讀詳練本朝典故宋次道最爲博洽每嘆以爲弗如爲文簡重雄深出言落筆皆有意不經思而人莫可及尤喜爲詩梅聖俞與公少長相陪而爲酌唱之友晏元獻公杜正獻公先君文正公皆器待之與之議論不敢以年

少之公與人交始終不渝窮悴者顧之益勤雖貴顯至於是非不少借也與歐陽文忠公劉原甫尤相善參知政事胡武平最重之屢薦于朝士人多從學公教人以明義理爲本而重尚氣節不妄許與故特立寡合平居罕笑語夫婦相待如賓幼喪母真定郡夏侯太君事繼母丹陽郡高太君至孝與兄弟深相友愛上之登極當遣子進奉而例得補官公舍子而畀甥李掖公自襄還鄧屬疾卽戒左右治後事而妻子不知自疾至終語言情思如平常實元豐七年四月

乙酉享年六十有五妻蘭陽縣君胥氏翰林之女子
四人忱知海州懷仁縣愔郢州長壽主簿宗蔡州汝
陽主簿悱假承務郎女四人長早夭次適湖州烏程
主簿胥茂謀次適宣德郎黃庭堅皆先公而亡幼未
嫁孫四人元曾基一未名孫女七人有文集五十卷
諸孤將以某年月日葬公于鄧州穰縣五龍山陽夏
公之墓次使以狀來請銘銘曰

申邑于謝氏自南國以及于公世有顯德英才異稟
敏學博聞百代典制心羅口陳爰自宰邑以暨出使
落落任職坦坦由義衆所畏縮公勇無難卒困于仇
公則不患公之所有百未一試齋蘊而終志士揮涕
葬於穰郊陽夏是從刻辭幽窆以諗無窮

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林侯墓銘

侯諱廣字公遠其先莒人後徙萊州之膠水遂爲膠
水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皆不仕父某終龍衛副指揮
使以侯貴贈左領軍衛大將軍侯少以材勇隸捧日
軍擢補殿前指揮使爲再任行門治平三年英宗臨
軒閱試武士以挽彊授內殿崇班克秦鳳路教押軍

沈氏宣公集卷之七
三百五十七
隊徙環慶路經略使蔡公挺奏克管勾東路都巡檢
司軍馬西賊大舉寇邊侯駐大順城諒祚率精銳攻
城侯開門逆戰伏弩中諒祚歸未及其國而死以功
遷內殿承制四年今天子卽位以息遷供備庫副使
是冬率兵破華陽寨熙寧元年徙北路巡檢使三年
夏賊寇荔原堡李信戰不利本道命侯將兵深入牽
制賊勢遂破十二盤多娘大原詐娘四寨遷西京左
藏庫副使開淘邠州賊堡兵數萬來侵侯率所部奮
擊斬獲甚衆遷左藏庫副使七月攻白豹城賊敗不

敢守遁去又與大順荔原兵各取便道入賊境兩軍
失期不會侯以孤軍深入遇賊數千人戰敗之因擊
至金湯城又大破走之因毀其城壘引兵歸夜過洛
河有賊來襲侯揚聲令軍中選彊弩數百列岸側待
賊實卷甲疾行賊聞疑不敢渡是月以兵護監軍行
邊至懷安鎮還將及烏雞川遽率衆由間道葦山行
道遇屬羗以路險遠告侯不聽衆莫測其意後果聞
賊伏烏雞川及聞侯已由他道還遂引去而屬羗來
告者蓋亦賊謀也軍吏皆悅服賊旣不得侯乃益兵

攻柔遠初柔遠外城處屬羗賊攻外城急屬羗夜以老幼求入保內城諸將議屬羗反覆不可信勿納之虞有他變侯曰屬羗爲我藩籬久矣乃吾民也今有急棄而不恤後且不復爲我用矣遂納之卒無他虞賊初圍城侯預戒守者不得輕動雖火城中無輒擾已而果有謀發火於蒿場城中寂然賊計遂不得行翌日賊至馬平川大持攻具來攻城衆恟懼侯被甲引兵開它門示將出奪其馬賊去城救馬侯復入遂得益修守備因募屬羗敢死者夜縋城下潛攻賊營

賊數不利迺引去遷禮賓使韓丞相宣撫陝西秦克環慶路將領駐慶州邠寧土番兵據慶州比城以叛侯守南城自樓上望賊衆進退遲疑有悔亂者侯廼身開城出賊後諭其衆以逆順衆多侯之舊卒皆投兵爭聽命於是已有亂兵三百餘人出城去侯因謂曰亂者遯矣爾曹本非同惡且事我久能聽我不唯得活遂各有功不然死無救請先殺我因披腹示之衆感侯誠皆泣涕羅拜曰唯公令侯收集得百餘人入其營坐軍校廳事激勵約束授以兵器令反攻城

下兵城下兵潰擒戮皆盡北城遂平亂兵二百餘人
既前走侯復領兵追至石門山與賊遇未及擊侯語
賊曰速降尚可全賊不聽方夜侯先約兩將扼其走
路侯自後縱兵擊之賊迫遽方詣兩將降至謂曰爾
不從吾言今窘急就死非降也俘至朝天驛一夕皆
斬之遷崇儀使五年改六宅使六年詔乘驛詣闕既
對上語曰金湯石門卿功爲多所以慰獎之甚厚遷
任未幾陞本路兵馬鈐轄移鄜延路環慶經略使楚
公表請留之七年詔以本道兵二千五百人策應熙

河攻踏白城斬首五百餘級遷皇城使果州刺史攻
討洮州番賊斬首三百餘級加帶御器械權發遣環
慶路馬步軍副總管會少交趾侯再表乞自效有旨
令侯詣闕上諭曰南方卑濕聞卿數苦足疾且西邊
開拓不可乏人侯不敢復請時僕經略環慶奏乞還
侯元豐元年詔以侯再任就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英州刺史邊臣有言昔年劉平因救鄰道戰歿自
今宜罷鄰路兵相應援侯以謂諸路同力蓋國家制
賊之長計苟賊併兵寇一路而鄰道不救雖古名將

亦無能爲也。平之陷賊，非援救之罪也。乃抗章力言，卒得不廢。二年，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四年，遷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先是，瀘南蠻寇邊，殺戎瀘將王宣等。朝廷命涇原總管韓存寶討之。旣而存寶以逗撓不進，誅詔侯詣軍代之。侯至，乃講兵三萬，合二十將爲前後軍。又以壯怯分人材爲三等，日遣諸將分營隸習，擊牛享軍士，皆樂戰，威聲大振。初，蠻酋乞弟世爲歸徠州刺史，及叛天子，赫然欲必致之。侯遣人至賊所，諭禍福及求前王宣時所亡卒，賊懼歸。陷

卒七人，送書乞降，而身不至。侯廼決策深入。於是厚齎金帛，行間西南，番離其支黨，使相捕擊，未幾舊管諸夷長寧隴、例、涪州及生夷思峩、晏州等族皆內屬。冬十月，大軍啟行，陳師徒於瀘江之潛。侯率將吏東鄉，再拜誓以滅賊，報國衆皆感激，爭奮。旣行，以所降夷人渠帥及其質子皆在軍，復令其次諸莫各占所居地，防援餉道。諸夷畏恐，不敢輒息。以是入夷境，雖險遠而無寇鈔之患。始軍有三道可進，自納溪移勞口至江門則近，而險自寧遠至樂共堪，則回遠。而夷

平賊意官軍必出江門盛兵拒險而大軍實趨樂共賊兵不能支賊皆遁逃侯乃分兵繞行席帽溪掩江門後破賊隘降其斗鐵姓始其亦並部於是江門樂共兩道水陸運通糧饋不絕王師次落介綱山西南番酋帥率其部族降者相繼落始兜山河徐池部相率守三隘以拒官軍侯遣將攻之力戰未克侯從亦進軍中有呼都使來士卒皆殊死鬪又分兵出城背賊驚三隘不守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十二月王師次落婆遠乞弟遣人詣軍門貢馬請命明日乞弟擁

千餘人稱降侯從十餘卒出軍壘以待之乞弟猶豫不肯前侯度其偽卽發伏擊之賊奔潰斬乞弟弟叔酋豪二十八人首三百級獲馬及鎧仗甚衆餘黨散走縱兵追擊抵歸徠州擣其巢穴窮盡賊境遂班師於是築樂共江門大洲鎮溪梅嶺五城寨降附生夷三萬餘人其旁近諸蠻後蕃羅氏鬼主鋪永西南石門君長等皆願輸貢職捷書聞天子嘉其功在道遷馬軍都虞候衛州防禦使又詔速上將功狀會四邊用兵侯復上章請覲面陳方略詔許之旣至天子遣

使者就第撫問及入見深言邊防利害及攻守之策上皆嘉納於是環慶方宿重兵卽遣侯舊任行至閩鄉以疾終于驛舍享年四十八上聞計惻然遣中貴人往護喪事其孤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侯河南府河南縣北邙山宣武村之原夫人曹氏德陽縣君生子三人琬 琰皆三班奉職女一人早亡孫一人舜卿尚幼侯少慷慨有大志初不知書年過三十方從儒生文士諮所宜學遂通左氏春秋能臧否古今將帥用兵成敗得失爲將持重長於料敵善御衆士卒樂

爲其用凡軍中之事必與衆共議而取其長聽受不疑及成功則推以歸之故雖文士亦樂與侯共事而爲之謀還自瀘南以不能獲元惡卽上表待罪及陛見復面陳奉使無狀不能副朝廷興師伐罪之意唯上稟宸筭下資衆力故得不致敗事其言嘗閔存寶之難而未嘗及其失士大夫以此多之常撰陣法其變易分合疾速周密邊地或推行焉又爲隊號法每於行師於衣幟人自爲別置陣之際於行列速就又撰行軍約束百餘條皆列上之輕財樂施狗公寡私

臨終猶以不死于邊陲為恨僕帥環慶侯為副僕嘗以其能薦于朝今其孤以銘文見屬故不得辭銘曰
 將以武用難乎知權有謀有勇其材為全二字欽林廟諱
 侯奮迹自邊握兵制敵圖勝於先獠夷叛吏大將無功命侯往伐取彼頑兇近師瀘江萬里折衝 逆撫
 順 皇威 以疾萎天子隱悼多士嗟咨
 納銘幽宮以諗終古

范忠宣公集卷之七終

范忠宣公集卷之八

明嚴陵後學毛一鷺彙編

墓誌

朝議大夫王公墓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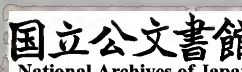
元豐七年八月九日朝議大夫致仕王公以疾終于西都某里之第享年七十有八其孤將以十月十九日奉公之喪歸塋於河南府河清縣上店里之原祔先塋也以門人所狀公之行事來請銘于予予與公游既久知公為詳義不得辭遂銘其墓且以寓其哀

焉公之先蓋京兆萬年人後家于果州至公皇考尚書公始家河南沒遂葬焉有歐陽文忠公銘其墓河南尹公師魯爲之碣紀其世緒官諱甚詳此不復書公諱尚恭字安之少力學與弟尚喆偕游庠序喜親賢士大夫故歐陽公書尚書誌曰二子學于予較藝嘗爲諸生先而稱公爲尤謹飭温温有儒者儀法則歐陽公知公爲先矣景祐元年兄弟同登進士科公調慶成軍判官軍守多不法公以言不見聽求攝他州官以避之終不言其情知公者舉監鳳翔府酒稅

父喪去職終制以判優遷袁州判官舉監解州鹽池兼知解縣先文正公在政府公上書言宜選將帥而委以不疑責大功赦小過以激其忠義節寺觀土木之費損大臣郊祀之賞以寬國用精擇守令以厚風化之本久任外計使究財貨之原取士推大公而簡防禁官先才行而後常流委長吏徹冗員以省事減巡檢增弓手以禁盜先文正公是其言時西陲用兵使領皆一時名公交章論薦改著作佐郎知陝州芮城縣孫威敏公經畧環慶辟掌機宜深相信任慶曆

八年夏賊元昊為子寧令哥所弒國人誅之立其幼子諒祚而來告哀謂孫公曰元昊負恩屢挫官軍忠臣義士痛心頓足未能擒戮今父子相殘而立其幼殆天亡賊也因請未賜王爵止授以節帥之名擇其疆臣寵以高官使分其權復以厚賞招致近邊豪酋漸漸收其用以壯吾藩籬則西陲可久安不然後難制也孫公奇其言為奏上之其深謀密畫多此類也時天下稱孫公為良帥公有助焉後帥杜公杞患屬羗支離為西賊所攻不能相救公請密諭屬羗之酋

比族結互為應援每賊至則舉烽擊鼓少壯畢集無敢後者自此屬羗安于耕稼賊不能擾因得諸族所居險易山川道路兵賊彊弱之實圖以上之 仁皇嘉其策命諸路兵賦傳以為法至張康節公為帥有承受公事中人者口傳上旨自今預聞經畧司機事公謂張公曰其言無詔書且宜覆奏况中人預機事則帥權奪矣張公遂以聞上中人坐奪官而罷後公還朝被命押伴夏國使而使者求市史傳及佛經公以史有東晉元魏間事不可示夷狄止與佛書而歸



權通判寧州移知開封府陽武縣時包孝肅公爲尹
愛公才明邑人有訟事于府者包公曰旣經王宰決
矣何用復訴也嘉祐中朝廷選能吏分行諸道訪民
疾苦而蠲之曰寬卹民力公嘗使環慶乃究悉其利
病數十事上之邊民至今爲便歸以太夫人年高不
欲遠宦求知河南府司錄又知緱氏縣磨勘西京修
內司歷兼判西京勾院同判西京國子監丁母憂服
除再判監管勾西京崇福宮自著作佐郎九遷太常
少卿遂得謝事遇更官制改朝議大夫勲至護軍封

太原縣開國子食邑戶六百賜服三品公天性愷悌
襟抱開朗居官有風力遇事必務當理不爲苟且善
與人交同僚嘗有不幸者公周其後嫁其孤女恩逾
至親蔭補疎屬而舍其孫事親至孝雖假祿就養不
復有榮進意每承順顏色唯恐不及至博塞戲玩之
具悉陳於前遇歲時節臘必大會內外親族躬率兒
女奉觴爲壽歌舞嬉戲以爲親歡如此不去歸鄉里
者幾三十年士論雖惜公早閒而公彌以爲樂至終
養而公已老矣所居雖庠儉而掃洒清潔疎竹幽花

列植前後與鄉里高人賢士文酒相娛故韓國公今
潞國文公留守丞相韓公高年者爲耆英會圖其像
而賦詩者凡十三人公居第四且命公書其詩于石
筆力精健過于壯年平生有詩千首文字多愛重之
娶郭氏追封永寧縣君繼室席氏封福昌縣君一男
純河東節度推官知孟州錄事參軍五女長適知秦
州隴城縣事張景觀次適永興軍節度推官劉唐陸
次適權夔州路提刑楊畏次適進士尹煥次適進席
徽皆先公而卒一孫曰康公銘曰京兆之王遷蜀六

世尚書還洛公克顯嗣伯仲爭奮力取名第彬彬其
文矯矯其能時方籲俊彙拔而升自幕徂邑藹然才
稱書陳政要謀參帥闡將相之事列如繩準命不我
與弗窮其蘊便局屢請官閑志伸不以萬鍾易我安
親孝養克終感通神人交必賢豪姻則令族貴亞九
卿備享五福塋從其先公願斯足

承議郎充秘閣校理張君墓誌銘

君諱公裕字益孺其先出於漢張留侯六世孫廣陵
太守某其後子孫有居犍爲者至公之六代祖塋江

原今遂爲蜀之江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潛德不仕父諱某以學行著於鄉里嘉祐中以遺逸不起就拜試將作監主簿由公通籍拜太子中允而終贈太常博士母羅氏封靖安縣君公生而秀異幼喜讀書不好戲弄成童已曉經義善講解老先生宿儒莫能過也皇祐中應進士舉於京師時國子生多四方豪俊以嚴名相高及較藝公爲第一士大夫皆驚嘆焉俄中甲科爲戎州軍事推官戎夔近蠻素無儒生公請興學校立生員躬自教率後遂繼有登辭科者再

調忠武軍節度掌書記居賈文元公幕中盡心舉職無少顧避郡政爲之清肅部使而下薦其才者二十餘人改太子中允知定州唐縣張康節公鎮許昌精選賓佐辟簽書中武軍節度判官公事相國韓魏公薦公可任文館時英宗面命輔弼選求賢才二府擇二十人上之上親取十人公預其選充秘閣校理丁母憂服除同知太常禮院會議親王襲封公與翰林司馬公君實范公景仁協其議忤執政二公罰金而公坐免一官改判吏部南曹有選人與吏同爲欺

以應格者公察知其罪置于理而執政有右選人者
遂罷公南曹復知禮院中書建議尊僖廟爲始祖公
獨請尊 藝祖據經拆理而爲之議凡萬餘言上之
不從公亦不敢安其職矣時文潞公掌樞密欲辟公
爲掾屬公辭曰親老矣願求鄉官以就養潞公嘉之
因丐便郡得請知嘉州遷太常博士移都學就爽塏
而新之學子便焉又請傍青衣山浚江過道以泄水
患監司沮格其議後江漲果壅流入城害居民識者
服公先見焉益州帥欲發民開犍爲之沐川以便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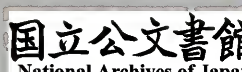
人輸馬之路公曰蠻乃南詔遺種日欲窺我疆陲以
山川之阻而不能踰也今奈何通之以啓其心耶朝
廷聞而罷之以父喪去職公時年將耳順因衰毀致
疾服除請閑官就醫授管勾成都府玉局觀賜五品
服會改官制爲承議郎元豐六年五月一日終于官
享年六十一交舊聞訃皆悲其未盡所蘊而不臻上
壽也公天資孝友外和內剛識量宏遠喜愠不形于
色多爲名公大臣所知如張康節公韓忠獻公趙清
獻公龍圖楊公樂道皆力薦之同舍臨川王平甫尤

稱愛之曰益孺真有道君子也臨終神意不亂言不及身後事于書無所不讀而于詩易春秋老子陰符尤能究達其義而各為之注解共三十三卷為文典贍有西漢之風家集三十卷娶費氏封僊源縣君子三人洞浩洪洪為其季父華陽縣君之後三女長適進士范祖亮次適宣德郎趙仍次未嫁孫男四人孫女六人皆幼其孤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某縣某鄉某里之坐請銘于予而為之銘曰

留候之裔居蜀隱微公獨自奮力學逢時秉義恂恂進退有儀儒館鄉郡晝錦而歸孝養克終志願弗違唯其蘊儲弗克究施慶流子孫在理則宜勒銘窀穸以諗無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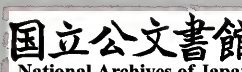
朝請大夫陳公墓誌

公諱安仁字公壽其先安陽人曾祖諱遠遭五代之亂隱居不仕以德行著名鄉里衣冠子弟多歸之祖諱芳繼以儒學名世以其子某為三司某部副使累贈光祿少卿考諱賡即三司公之母弟也以三司公任為某官以公伯仲通籍累贈刑部尚書始徙居河



陽今為河陽人公少孤好學以舅氏劉公平蔭補太廟齋郎初調孟州溫縣尉河陽司理參軍舉監西京商稅務用薦者遷大理寺丞改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歷尚書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郎中會易官制為朝請大夫由知絳州太平縣歷通判涇州揚州河南府知邛州權管勾西京留司御史臺罷官居鄉里某年某月某日終于某里之第享年六十有七公為人剛直不撓明于吏治在河陽嘗曰獄吏有以容姦為寬厚者有以深文為嫉惡者吾皆弗為也唯情

之所在耳故所決獄人皆以為平西京監征時巨商賂吏而匿千金以避征者公購得之人皆懾服自是百貨無隱公悉寬其所征之半商人皆樂輸課亦增羨曰此外嚴內寬之術傍郡取以為法尹欲試公才使攝長水令邑有群盜吏不加禁公詰吏吏曰所盜皆他邑而未嘗擾吾邑故容之公曰是則吾邑為盜之淵藪也皆擒置于法復使權他邑邑亦治尹曰君才如泉愈汲愈新他日真能吏也太平絳之劇邑前令多以罪去審官選公以往公至訟者如市公以理



區處未幾庭中寂然有叢祠號聖姑者惡少爲朋以祭至數百人或爭豪校氣至相殺傷公患之語吏將毀其祠吏曰此姦猾所怙慢者或替爲賊所况敢毀之公曰令豈畏賊者耶即毀之境中爲清公在涇州時河州羌酋木征爲華人程白告變言其欲內侵爲叛朝廷命監司選公按治公遣介就訊木征自陳曰主上使守河州而程白阻遏誥命俸不時給我聚兵將取白耳公鞫得情且曰木征世爲外藩以供職貢戍邊者興事造言微使驚擾以希功賞耳朝廷爲斬

程白以誥命畀木征果渡洮水而去邛州有匿名投書言戍卒欲連他郡兵爲變主兵者震攝白公公曰此姦人所爲命焚書於庭卒亦無變公恂恂似不能言遇事立決人不可奪好讀書經史皆手自校讐以誨其子弟故門中多令器云娶錢氏復娶其女弟封某縣君又娶曹氏封某縣君先卒男四人長曰保之次曰某早夭次曰偃之次曰仰之皆太廟齋郎女三人長適邠州觀察推官呂大臨次

陰縣尉劉唐聰孫男二人孫女三人並幼保之將以

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鄉某里之原請銘于予予嘗與公爲僚義不得辭銘曰

循循陳公慶門之英仕偶聖時位以才升伯仲

軒冕尊榮壽終于鄉塋歸先塋燕翼唯良以紹家聲公其無憾萬世斯寧

楊承事墓誌

公姓楊氏諱某字某世爲滑臺人徙管城祖諱某考諱某皆隱居不仕至君喜讀書博學貫通尤知當世利病人或勸君舉進士君曰聖人謂富貴不可求從

吾所好雕篆非吾好也遂隱居以自樂早失所怙事母至孝其接人於少長貴賤一以誠信鄉里咸稱愛之康定中西陞用兵執政聞君才召與之議君條所見以對不合君旣不以仕進擾意於是教諸子力學其後繼有所立識者知君志雖弗果就寔在其嗣人也至和三年六月朔遘疾終于家享年五十三娶尚氏後君三十年卒子男七人某以方畧召試舍人院授將仕郎守鄭州助教與某某皆前歿琪忠武軍節度判官珙通直郎並進士中第女一人適李裒孫

男六人孫女四人君歿二十八年以其子升朝贈承
事郎又二年元豐乙丑某月某日葬某處琪等以宋
城主簿魏璠狀來乞銘爲之銘曰
歛于躬弗克施侈厥後孰畀之善斯報理亦宜有不
信視銘詩

朝議大夫閻君墓誌

君諱充國字厚民姓閻氏其先幽州人唐末徙洛陽
五代祖式橫海軍節度判官有二子曰至者事晉爲
樞密直學士曰利正者商州商洛令是爲君之高祖

商洛生規爲皇朝忠武軍節度推官卒家于許遂爲
許人是爲君之曾祖推官生惟吉終尚書屯田員外
郎是爲君之祖屯田生照贈光祿大夫是爲君之父
君慶曆二年進士第調鄭州滎陽尉丁父憂服除再
調河南登封尉能使爲盜畏罪反善用薦移唐州湖
陽今唐故地廣而耕者不足故戶多萊田州守募民
增賦以自占主不得有於是豪右因緣奪民良田諸
邑大擾公獨以法拒之邑人賴焉改忠武軍節度推
官知商州商洛縣遷著作佐郎知澶州衛南縣巡檢

張繼明暴虐所部卒持兵謹譟將殺繼明以爲亂君
聞之命駕欲往從者曰彼亂已成矣願無往君曰卒
亂將害吾民即馳慰諭卒悔皆泣拜乃執首惡械于
州餘請釋而不問 仁宗選良吏領諸路俾寬恤民
力君得京東時轉運使方急財利租賦之入變折增
數倍君諭以朝廷意令民輸納悉如舊轉運使圭田
以虛名歲入縑帛無慮二千計君按實十損八九又
罷諸州差鄉戶爲衙前以主公用六庫者鄉戶始免
破產之弊遷秘書丞知鳳翔府岐山縣改霸州大城

縣東南當大河支水歲決注民田淤漫爲陂君率民
築張光隄隄將成水大至役者驚潰君獨畱隄上曰
民第去令獨死於水役者回顧相率復來竭力爭赴
而隄遂成向之隄地復爲良田自是大河屢決不及
雄霸隄之力也故民至今目爲閻公隄被選知永靜
軍將陵縣大城民號泣遮畱不得去君微服夜遁安
撫使以其事聞詔即還君舊治大城民扶携老幼迎
上而將陵民遮畱君如去大城時二邑之民至持白
挺爭相攀挽吏以朝命諭之累日方散去朝廷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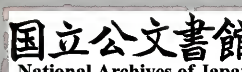
范忠宣公集卷之八
特召爲三司鹽鐵判官治平泛恩遷大常博士轉尙
書屯田員外郎神宗登極遷都官員外郎求便親
出知德州時地震後瀕河州縣大興隄徭河流至德
勢尤高悍視城中如深壑居人惴惴君曰歲飢薪糧
不屬民其魚乎即出常平粟募役者又請給僧道度
牒募人輸薪而薪不時至君乞易納見緡以市薪不
待報而行人以爲便大築遂成又築小隄以衛濱水
之田自德至滄州護田數萬頃方其易薪爲緡也僚
佐畏恐請待報君曰第無連書罪不相及至論賞河

防功君悉上僚佐而已不久改職方員外郎知耀州
遷屯田郎中耀民喜爲盜群聚椎剽頗有良善爲所
脅從者君察其情區別上聞全活甚衆由是獄訟清
簡民德君多繪君像而祠之知江州轉都官郎中丁
母憂服闋官制行改朝散大夫知博州遷朝請大夫
河朔聯民爲兵獨君推行有法考課最留再任今上
即位遷朝議大夫元豐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無疾卒
于博州之官舍享年六十有七君內外盡誠不爲
於甚於嗜然而喜自晦歛不欲人知事難

物善勢利則薄已而厚人樂易善客犯而不校在州有從事以書譖君於監司者監司察君無他以從事書示君君置不問未嘗見於辭色及罷書示其人而且戒之曰爾後慎勿為此從事慚服天資善吏事所至不嚴而治有古循吏之風歷守四州適會朝廷更法令部使者旁午郡縣吏務為刻急以免咎而君所蒞必使事濟而民不擾嗜書多聞平日慊然似不能言者間有所發矯矯直前未嘗以身為恤也

仁祖春秋高聖嗣未立嘉祐中君

方陞朝籍上書乞擇宗室早正東宮以繫人望治平末異星出西方郎官孫琪以言事貶君即抗疏言罪言者非所以荅天譴孝友純至事母夫人甚謹年踰華顛膝下承顏順意為嬰兒慕後居母夫人喪守墓哭泣三年而後歸初為鹽鐵判官恩得任子奏乞先其弟朝廷以法不許復願納一官亦報罷後再推任子恩竟先官其弟輕財好施所得俸祿均及親族故舊隨盡無餘嫁族女之孤者數人卒之日家無留資殮以浣衣以元祐元年某月某日葬于許州某縣某



鄉某原先瑩之次母夫人李氏工部尚書昌運之孫
女世父昌齡實 太宗朝知政事以君封僊源縣太
君三娶皆名族黃氏僊源縣君直史館宗旦之女王
氏五臺縣君我先公文正公之甥李氏仁壽縣君從
舅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九人越泳澈淳演沆沃
汶涑泳越州觀察判官澈舉進士淳登進士科秦州
清水主簿監岷州茶場涑郊社齋郎餘先君而卒女
二人長適峽州軍事判官杜會次早亡孫男八人孫
女九人長適熙州狄道主簿錢愬餘並幼初先祿與

先文正公鄭文肅公孔寧極先生寔爲友壻鄭公貴
顯一時寧極以高節聞天下而先祿亦以經行著名
鄉里世稱李氏多賢壻云君子某爲從母兄自少相
與游長相友善今老矣而君則亡將葬嗣子以銘文
見屬義不可辭銘曰

亡欲行義失常近名唯君所存發必至誠由孝易忠
顯于王廷敬愛兄弟推及友生慈愛下民如保雛嬰
事功崇成謙牧不矜孰偕君心而不公卿施止一州
素位而行嵩高之麓渙水明清卜君幽宅萬世斯寧

中散大夫王公墓誌

宋有純孝君子中散大夫王公不疑以元祐二年三月丙子終于西都某里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七其孤平將以某月某日葬公于河南府河南縣洛苑鄉魏封原先塋之次來求予銘其墓余亦世葬河南故識公爲早而知公爲深又嘗爲留司官從容燕間益與公游覩公之高行清節當與古人比誠欲論次公之事以自慰因不復辭公諱慎言不疑其字也蓋漢高士霸之後東臯子績之裔孫始家晉王父文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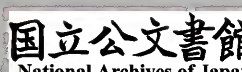
公事 仁宗爲樞密使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塋其親于河南因爲河南人文康公生司農少卿致仕贈特進諱益恭爲公幼而篤孝以事親爲事之大以承顏爲樂之至故孜孜家庭老而不懈視萬鍾蔑如也公學無所不覽而尤深於史幼能詩以風騷自任文康公特器之蔭補將作監主簿仁宗登極改太常寺奉禮郎恭謝改大理評事文康公薨改光祿寺丞監西京商稅院改大理寺丞三司舉監在京順成倉特進致仕居洛公不欲去親側用陳

乞差知河南府鞏縣復乞監西京洛河竹木務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知并州陽曲縣不赴勾當西京磨勘修內司及裏外場務兼判勾院改殿中丞賜五品服改國子博士再差知陽曲縣又以恩得知河南縣明堂泛恩改虞部員外郎又改駕部員外郎勾當西京磨勘脩內司改虞部郎中三司舉勾當西京排岸司不赴復知河南縣改北部郎中 英宗登極改駕部郎中賜三品服丁特進憂服除嵩山崇福宮加上柱國改司農少卿任滿留守監司列上公孝行誥許再

任公以母老不可一日離去力求鄉任以便甘旨雖百里之卑筦庫之冗得之欣然不知有貴賤之辨名公大人交薦所得他郡官輒復辭避平生更九任而七在洛日與子孫侍左右從容嬉戲以順適親志特進捐館太夫人春秋亦高即置小榻於寢側晝夜候起居之節凡九年未嘗一夕改也太夫人終養執喪過禮幾不勝哀蔬食誦佛書者三年有識哀其志外除年已踰六十慨然曰吾向勉而仕者以有親也今老矣祿無所還何甘此而不去耶即拜章求致仕朝

廷從之初特進居文康公喪服除方五十即謝事家
 居一時仰其高風及是公又承先志近世縉紳鮮焉
 行官制改朝議大夫今上登位改中散大夫封太原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太師潞國文公守洛與故相
 韓國文忠富公溫國文正司馬公并鄉里宿舊十二
 人為耆英之會公實與焉公天性愷悌志向清遠善
 與人交愈久愈相敬愛喜怒未嘗見於色雖對家人
 無隋容奉養省約居處險陋所享如寒士紛華盛麗
 音聲好玩衆所汲汲者無一毫之愛獨掃一室所寶

唯先世琴書幾萬卷間繙閱古今討究義理命子
 孫侍坐親為講授遇意適援琴作雅聲翛然獨得奉
 賜有餘則給宗族之乏者恩得蔭補先猶子而不及
 孫洛之士無賢不肖推孝敬吉德者必以公為首下
 至閭里亦無間言晚達理性間與道人游放懷物外
 徃徃忘返自寢疾逮屬纊神意安靜人莫究其際平
 日治官主於扶善抑彊條教寬明去益見思河南之
 民多識公風采遇之必再拜或相語曰此慈父也徘
 徊道周瞻仰而不忍去在漢州朝廷命完州城公董



其役踰時而畢監司上其功詔書獎諭又嘗因轉對論鄉戶衙前多由役重破產理宜優恤又可募人充輕役以寬良農後朝廷頗行其言世之知公者皆惜公有深識遠業而老於散佚然公獨能畢志事親清潔以終自能成曾參柳下惠之美則其所得豈小也夫人張氏光祿少卿師錫之女追封南陽郡君子男二人群澤州晉城縣主簿先公五日卒于商州上雒今女四人適朝奉郎馬孝孫知襄州宜城縣李珙大理評事趙君弼陳州司戶參軍宋子房孫四人規蚤

世恂悟承孫女二人曾孫一人銘曰

孝惟德本公篤于天達行之原化及鄉閭世爲德門有蕃子孫嵩山峨峨洛水沄沄公名永存

司空康國韓公墓誌

公諱絳字子華其先真定人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考某以忠義顯于仁宗朝至叅知政事謚忠憲

生公於穎昌府之長社今爲長社人公以父蔭補太廟齋郎累遷大理評事公少好學及長益刻苦次文章知名於時慶曆二年進士及第名居第三除太

子中允通判陳州丁忠憲公憂服除召試學士院除太常丞直集賢院同知太常禮院有事于太廟百官當入廟習儀公曰習儀有贊唱登降之煩而人主在焉不敬當徙他處詔就尚書省著為令遷開封府推官賜緋衣銀魚男子冷清自稱皇子言其母嘗得幸掖庭有娠出而生清都人聚觀洶洶吏收捕不敢急一府驚疑莫知所決清止流近郡公上疏引方遂詐稱戾太子事論奏甚切天子遣中使獨以問公遂追清伏誅遷三司戶部判官江南飢詔公體量安撫公

論衙前役最苦一當其役或竭產破家民至嫁母析居以求分丁減等公為五則衙前法奏行之發運司歲輸信州鹽三十萬漕不以時水涸則寓旁近郡而州配遣上戶輦取之蓋信州上戶千三百家坐鹽事破者八百家矣公迺奏趣發運司以時輸鹽遂絕其害江南歲以賤價市繒紙竹箭及他物種種民苦之公乃令優其直仍以戶口多少為差兼并之家私有陂池溪湖而錮其利公乃以均所近民使衆共之信州官庄四百頃以衙前四十人假官牛以耕牛歿輸

課未已入至破產公減其課召民願種者予之宣州
守廖詢非法畏民訟其惡館公於深嚴公覺之命駕
直入傳舍訴者果壅門收治詢抵法其所施設興置
甚多民皆以爲便使還除右正言是時 仁宗春秋
高國嗣未立公上疏屢言之退而焚其藁詔除內都
知王守忠判內侍省事公言內都知判省本朝所未
嘗置卒罷之道士趙清貺有罪事連宰相公奏請窮
治於是宰相與知開封府者皆坐謫無幾何兩人皆
遷公復爭之章累上不報家居待罪 仁宗祀南郊

道過公第遣使問勞除禮部員外郎賜三品服糾察
在京刑獄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同修起居注召試
知制誥選人劉并改大理寺丞公言并以術數游公
卿間而改官非士人也願以補天文官從之內侍押
班武繼隆遷官公封還詞頭因發其過惡繼隆遂出
爲鄆州鈐轄故事郊祀天子親閱警場公奏致齋當
專一祀事而臨觀鼓吹非禮也上從之後著爲式公
建議請間歲取士諸郡發解會試嚴保任之法減高
科恩例事皆施行以便私求外官遷吏部員外郎知

河陽公曰便私不當進官固辭不拜召判吏部流內銓河決商胡李仲昌等開六塔河功不成河益爲患拜公河北安撫使時執政有是仲昌議者及敗事人無敢言公到部盡得其狀請致獄劾治於是仲昌等皆坐法使還上欲公措置河北事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避親改知瀛州歐陽文忠公同列言於朝曰韓某宜在朝廷瀛非所處也遂畱知諫院公辭以謂前以言不用罷諫官今不敢當改知審官院仁宗因上元欲幸奉先寺 宣祖神御溫成后園皆

在奉先寺或言上欲臨后園公上疏切諫明日將駕上使諭旨曰欲酌獻神御非詣溫成園也權同知貢舉召拜翰林學士兼群牧使 仁宗嘗遣使祠茅山祈嗣公當草祝祠因上疏論求嗣之道禱祝無益願放掖廷宮人之無用者及限內臣養子以重絕人之世即日出宮人數百而詔有司申嚴內臣養子法茶始議通商詔公與包孝肅公陳秀公唐質肅公同定其法縣官歲入不甚減而民不復犯法矣又詔公減冗役以寬民力公奏擇朝臣十餘人巡行天下其所

經制一時便之嘉祐四年廷試進士仁宗預使公進三題公奏臣有兄子在試中以嫌不敢上固使進既試果取用之其爲人主所信如此遷吏部員外郎俄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時有近臣守藩不奉法且得罪侍臣列奏願得少寬假公曰兩制有罪兩制營救則天下之法常屈於貴者矣遂并劾之時大臣薦舉多不稱公論罷其尤無狀者十人內外嚴憚掖廷劉氏頗通請謁爲姦公密啓之仁宗曰非卿言無由聞當審驗之不數日中書召公曰奉詔諭公

劉氏及它不謹者悉逐之矣又請采唐制以正官名差九品以定章服百司常務不關二府依倣六典以定官令以近臣異議不果行馬軍副帥張茂實之母乳悼獻太子茂實幼嘗從母入宮中前以嫌補外官至是復以茂實主兵公奏論以罪執政及列前後所陳不見聽者甚衆公遂家居請罪移牒閣門以言不用不敢稱中丞諫官因詆公中傷宰相擅去官號罷知蔡州不數月授翰林侍讀學士知慶州屬羗有據堡劫鎮城殺吏士者公曰是不誅無以肅諸部出兵

討之朝廷聞舉兵疑問狀問至賊已平詔書獎諭加
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 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又遷
禮部侍郎始忠憲公守蜀有美政蜀人喜聞公來公
爲悉力興利除惡民大悅張乖崖鎮蜀仲春官糶粟
仲秋糶鹽以惠貧民官爲給券歲久券轉歸豪右公
一切削除籍貧民給新券著令三歲一易富人遂不
得私其利蜀與夷接邊人伐木境上數起爭又壞障
塞公下令禁伐木又以兵守贊崖門絕蕃部往來使
轉就威茂交易民疾病官爲給醫藥立僧寺使葬戍

兵貧民之歿者諸所興建今皆行之異時中人奉使
至蜀州使酒場吏主其貨易因附益取悅公奏請禁
止 英宗聞之喜使內侍省著爲令俄以群牧使召
中途遷尚書戶部侍郎權知開封府浹日除權三司
使公請以川陝四路職田穀輸常平倉而隨其事任
道里差次給直可以平物價養廉恥上歎曰衆方始
息卿能獨不合時耶詔行其言內諸司吏有干恩澤
者詔已許之矣公執不可上曰朕初不詳知當爲卿
改而僥倖者不已公論執益堅而爲上言即有飛語

得究治上勞之曰法度日敝正賴卿盡心朕所曉勿慮也公建言宮中所用財貨悉以合同憑由取之而近時賜予亦用合同故歲常數十百萬而外徒知用物益廣而不知其有常典也請以其有例者悉付有司上從之三司始得會計矣尋拜樞密副使神宗嘗問天下遺利而公獨請盡地力因奏言差役之弊害農業傷民財爲多願詔中外極陳利害更定其法上嘉納之詔學士草詔訪問利害而所述不能盡上意上自具草示公使損益以進舊制升朝武臣皆選

樞密院注授無格吏因爲姦公請置審官西院如文臣格又減兵額併軍營以省軍費領制置三司條例司拜參知政事樞密副使闕神宗問公誰可補者公曰無踰司馬光上即以授之以夏人擾邊慶州失利天子太息右府有請行者上不許公請行即拜公陝西安撫使公薦今左僕射呂公大防爲判官以今資政殿學士李清臣掌機密詔公得自除吏補將校以空名告敕付公時呂公以直舍入院爲判官使即草制除授公奏攻守策上手詔還之曰此良策也然

西路一委卿安事廷議公增築囉兀等城使河東陝西爲犄角遂兼河東安撫使俄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學士公累辭不許其攻討防守既有成策而慶州卒有叛亡者言事者因指宣撫司以謂數出師煩勞致怨遂罷相知鄧州時慶州卒纔兩出師怨自他起然公以身任咎未嘗自明上諭草制官曰可以其自請爲言者也公西行賜金帛不可計公悉以分將佐無一毫私之者其後公所遣將校徃徃有功頗得要害地增築城守議者惜之明堂禮成遷觀文

殿學士是時公年六十自言先臣某嘗從容道馬少游之言爲父母守墳墓使鄉里稱善人足矣臣嘗私誓於先墓期以六十守墳壠章十上乞歸田里如初誓上遣中使諭之曰先臣有知見卿宣力國事必以爲愜公猶不已遂除知許州復諭曰可以守墳墓矣公不敢辭明年進大學士知大名府入覲上曰西邊之寧卿之力也時朝廷方更政事今下取朝夕辦官吏奉行不給公爲上言願寬期會簡節自息煩擾上嘉納之明年復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

史是時公繼王荆公之後請置局中書考計用度以制國用而薦司馬文正數與同列爭論言不盡用乃嘆曰吾知無補於時矣於是一歲之間三請去位而三司使發市易官職事無狀且創爲賈人出錢免行法民不爲便而詔孫永詳定執政有主市易者將罪永公極論卒責市易官薄永罪選人鄭俠以上書譏訕下獄參知政事馮公京故嘗調俠同列因指以爲黨得罪不測公曰明日京黜我繼去位矣因力爲辯解言未從乞罷政事上雖不許而京責由此少寬同

列欲有所用公固爭上前未能得公曰請從此辭去即再拜出上曰此小事爾公曰小且不伸况大者乎俄遣使諭公曰已罷之矣公乃就職後數月又以疾辭拜觀文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許州移知太原府俄拜建雄軍節度使知定州以年七十上疏請老不允復知潁昌府過闕力辭遂以節度使領西太一宮使納節上曰使相領宮使有近例公固辭乃拜金紫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而宮使納節自公始陪祠南郊遷建雄軍節度使知河南府夏大雨伊洛水鬪

冒城郭民被溺者十五六是時公方以疾在告廼力疾出率其屬救護全活者甚衆物價騰踊人多不得食公大發倉廩賑之禁止盜賊收葬溺歿者其施設有法人恃以安奏請環城築堤備後患堤成方數月水復至賴堤而免保甲養馬初令以十五年足而提舉官邀功期以二年令迫急民以高價市馬無所得人不聊生而不敢言者公條奏得依前令裕陵役興異時昭陵厚陵官吏營職至夜分出妙擇才者分領其任視事如平日有妄傳陵下乏水人多暍歿者乃

益治運水之具數萬計公以水不乏聞民賴以不擾而妄言者遂止又料所市物次第緩急榜出之民得預儲而價不騰踴洛人言裕陵成而不知者公之力也今上即位恩移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進封康國公俄加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陞見面諭以河北水蓄之餘非故老大臣莫能安集遣使就第賜告公以天子新即位母后共政不敢復辭遂赴鎮嘗問役法利害公具言頃歲臣言衙前一役當使人出錢召募而及他役用錢廣而復取贏餘謂

之寬剩者非也時河決小吳未復議者欲爲支川傍大名注故道魏人惴恐公五上疏獨乞復澶淵故道而朝廷遂寢河役公復告老十上章除集禧觀使不就拜司空檢校太尉致仕公雖休居而朝廷大事輒上書盡言恩禮優渥勞問賜予使者相望俄請還許上敕有司具舟遣內侍問行計詔入辭登對給一子扶掖命宰臣宴饌都亭驛是時大雨雪人有凍歿者公曰非臣下宴樂時也得請罷宴將行上書其大旨以寬刑罰崇仁厚爲本其條陳多當世要務未行得

疾上日遣內侍監國醫診治元祐二年三月二日薨于第享年七十有七三殿遣尚書致奠翌日賜龍腦水銀以斂兩宮臨奠哀慟賜賚踰等天子成服于苑中輟視朝兩日策贈太傅遣使賜告于樞前積勲至上柱國食邑至若干戶食實封至若干戶公方嚴莊重望其容貌知其爲大人長者而仁愛愷悌即之益親居家丞丞友睦親族內外無間言自未達時已嫁娶親戚孤獨者十餘人旣貴所得俸祿悉以分給宗族故舊家常無餘立朝端方剛毅任重得大臣體遇

事果敢臨義勇發不爲後顧樂善疾惡出於天性故其論奏雖一時有行與不行而讀之皆知其心本出於忠義感激而爲之也當時賢豪多出其門其後往往至公相列侍從其未顯時而指以爲賢者尚多有也雖高年家居猶與賢士大夫終日宴樂不厭忠憲有子八人而三人至丞弼公旣位將相而仲嘗任門下侍郎今知汝州季嘗任尚書右僕射今以觀文殿學士知永興軍高年康寧列鎮藩輔近世未嘗有也其所臨鎮去而民立祠者六郡而定武大名聞公喪

皆飯僧哭於市有集若干娶范氏魯公質之曾孫先公二十一卒追封韓國夫人子若干某官婿若干某官孫若干某官宗師奉公之喪歸潁昌詔祭都門外給一品鹵簿某月某日詔葬公潁昌府某縣某鄉某原謚某某公之賓客也公之所以知某者至矣某不自知者公知之而不知某之所以誌公之行事得如公之知某乎雖然義則不得辭也謹爲銘曰

韓望許昌實目陳國於穆忠憲允時有德顯顯康公再世聿興不倚不隨奮于休明一我肅心前無險夷

直有未從以身繼之率是以行信于天子結於士夫
一德罔二遂相 神考董齊庶工正色在庭獻異于
同弼臣遭讒中外洵懼公曰我在彼黜我去用是得
直善人以安或進匪人公爭帝前言不時信再拜避
位帝曰俞哉公起視事國有君子以直在外時無敢
言公薦於帝一時我非邦國卒賴有合非逢有違非
憤物懷其誠無我喜愠堂堂巍巍公衮戎旃不卒我
謀有命自天既壽既康受策歸第如山如淵重我國
體德浮所受人嗇其福有蘊在躬士覲其極嗚呼告
凶兩宮震惻厚賻備禮哀榮有赫潁川之原高明而
澤生以其神沒安其宅銘石告幽慰其孫子明明顯
庸國則有史

朝奉大夫知華州蘇君墓誌

君諱澄字道淵河南人也曾祖諱易簡事太宗皇帝
爲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其
先世爵里族望皆見於國史祖諱耆工部郎中直集
賢院贈禮部侍郎父諱舜賓大理評事贈光祿卿侍
郎生三子舜元舜欽及光祿俱以能文章善草隸得

名當世光祿不幸早亡母夫人韓氏參知政事忠憲公之息女今丞相觀文殿學士南陽公之女兄也生君一子而婺見其神意爽異曰此子吾可托其終也遂自誓不復嫁教養勤至盡養母之道未成童以外祖參知政事忠憲公蔭補試祕書省校書郎參知政事康靖李公與忠憲公有管鮑之契見君於韓氏奇之妻以其子邯鄲公之女後封仁壽縣君君旣冠奏爲蔡州觀察支使移曹州二州皆在錢修懿公幕下君雖尚少凡參決政務人樂其平獄訟者多願得蘇

君決之故錢修懿公屢舉君於朝移信陽軍羅山令採歷代爲令者之美政集爲一編目曰令長故事常法而行之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絳州太平縣移河南府壽安縣爲教條約束簡而中理後令罕能增損之者初作永昭陵近陵之邑皆供其役部使以爲令者難其人遂檄君攝偃師縣民免驅迫而事不愆素課爲諸邑最使者交薦之以勞加騎都尉拜太子中舍遷殿中丞秩滿知同州澄城縣改國子博士旣去而民思之以邑與君同名至今猶多稱爲北縣通判

興元府遷虞部員外郎又移通判原州未之官丞相
吳正獻公爲三司使薦君勾當京南排岸司會朝廷
更司農常平力役之法議欲自西都爲始而推行之
君被選爲通判河南府以司其事遷比部事就召還
除提舉司勾當公事改三司勾當公事未幾擢爲度
支判官出知絳州賜對上面加慰諭改知真州遷駕
部會歲飢民之疲羸流冗者遍其境君發廩賙貸或
餉以糜粥存活者不可勝計朝廷擢君江東提點刑
獄公事兼常平農田水利差役鹽事部占大江公私

舟船苦於風濤覆溺而莫知避免君奏並江鑿小河
數十以紓其患人皆賴之還朝出知單州會更官制
改朝請郎又請知華州改朝奉大夫時朝廷興師西
討州當諸路之衝調發供億名數浩繁期會促急君
施爲應接皆得其宜故先事而邊用畢集然君亦積
勞成疾矣以元豐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卒于位年五
十有二華民爲之罷市計至都君之叔舅今樞密韓
公因奏事語及君之才不幸早卒而老母在堂上爲
之嗟悼君事韓夫人篤於孝謹非公事賓客未嘗去

左右承顏養志凶盡其方庭闈之間怡怡如也或太夫人辭氣小異則不敢寢食至復常乃安晚喜禪學深悟理性雖家人不見其喜愠之色臨終神意不亂君爲人溫厚寡言事朋友盡誠久而益恭接物有儀檢見者皆嗟愛之其家世姻戚雖多公相貴盛而任官并進未嘗藉以爲資皆自以才選所至學校以教養士類爲風化之本有文集三卷奏議二卷男三人長曰之純婺州觀察推官次曰之才孟州司法叅軍次曰之武早卒女二人未嫁孫男一人孫女三人尚

幼其孤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河南府河南縣太尉鄉尹樊村萬安山之原以予與君葭莩之末知君內行爲詳來請銘其墓銘曰

猗嗟道淵公侯之胄學由少成如性故有進匪世資以才自取處躬以約持心以厚五縣三州課優績茂位不配能勞而損壽孜孜孝誠養弗克究命也難謀名則不朽刻辭幽堂以告永久

尹判官墓誌

君姓尹氏諱

高廟諱

字嗣復師魯第三子也師魯諱洙

師魯其字也以道德文章名重天下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稱曰師魯自大父以上官諱族系韓魏公表師魯之墓書之詳矣慶曆七年先君文正公守南陽時予侍行師魯自鄖鄉輿疾而來託先公以後事予得省疾于臥內見嬰兒扶床方二三歲眉宇秀爽師魯指謂予曰此吾兒也予始識君而愛其神俊異常又念師魯之積善必謂其遠大不可量也後十二年方見于許昌方十五歲舉止談論已如成人予自謂所期果不妄矣又十六年忽聞君之訃驚嘆自失迺

知天理人事之難必而心深痛大賢之失其後也君初以翰林諸公薦名臣之後特恩補太廟齋郎年未應調魏公奏為相州安陽縣主簿黠吏易君少而為姦君得其情皆按以法一邑驚服魏公鎮大名復辟監倉草場秩滿調泗州觀察判官兼行以熙寧八年六月十四日卒於許昌之長葛縣享年三十有一君天資英爽讀書一覽輒不忘未冠已與老成長者游為文章下筆即成不加點竄善談論有時揚權古今一坐皆傾聽英宗初即位魏公以願命元勳求解機

務上不之許魏公未敢堅去君上書於魏公曰功成
 身退乃天之道公今眷眷君臣之契不忍訣去而久
 持大權讒嫉者衆將有媒孽之巧伺隙而進一旦禍
 機潛發令名不終則公將噬臍悔何及也魏公嗟賞
 之曰真有父風後魏公得請外鎮蓋用其言性至孝
 十歲持母喪哀棘如禮見者嗟歎爲人真率不事矯
 飾於財利爵祿未嘗屑意侍人無城府受朋友規切
 竦然聽從朋友之過亦必忠告人有厄窮務竭力拯
 救以是人樂與之游當官論事直伸其理未嘗少屈

相守尚威嚴事有不便他吏不敢白君曰苟容畏事
 以遂上宮之失豈士人之行耶獨往辯正其事守亦
 納之更爲薦舉公卿大夫薦其才者凡十餘人娶李
 氏予舅氏司農少卿諱禹卿之女生一子照尚幼其
 猶子煥奉君之喪以元豐七年正月二十一日葬於
 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龕澗里先塋之次而求銘于
 予爲之銘曰

騏驥爲駒骨相不羣豫章發地勢凌青雲嗣復在幼
 星眸貝齒爽如秋準一翥千里未冠能文擺落麈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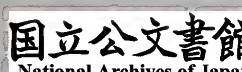
大節可觀不屑細故才長命短器遠位跼欲奮而萎
壯年就木秀而不實聖人有言積善餘慶經豈徒云
君躬弗蒙宜在後昆勒辭於石紉古其存

墓表

內殿承制閣門祗候衛君墓表

內殿承制閣門祗候衛君以治平四年八月某日終
于蔡州遂平縣之私第以熙寧二年八月甲子葬于
縣之龍泉鄉時諸孤皆幼弗克銘諸壙至熙寧乙卯
請文于予將表于墓道予少識君義不得辭且以展

予知君之意焉君諱某字希道其先河東解梁人姓
出衛康叔之後曾祖諱秘祖諱約五代之亂皆避世
不仕父諱密以君登朝贈汪清道率府率君少孤從
母夫人再適吳氏夫人乃章惠太后之從母太后召
見君補三班借職監饒州鹽務時先文正公守饒州
君與判官宣城施元長軍事推官彭城劉牧司法參
軍建陽張謨竝為賓僚陪先公文酒之樂而君與劉
牧襟韻最為灑落先公愛而語人曰此子遠器也不
以後生小官待之遷右班殿直召試弓馬以挽彊轉



左班殿直再遷右侍禁徙萬州駐泊捉賊復徙夔州
峽口關兵馬監押又改高陽關先公入政府薦君知
定州無極縣再與大臣同薦召見權閣門祗候益州
路走馬承受還朝勾當京東排岸司移江南東路撥
發綱運時大商巨艦載禁物爲所獲君止命沉其貨
而釋其人曰吾不忍黥汝以要賞舟卒六十餘人習
妖術君得其罪首送所部註誤者皆削其名其仁厚
多此類也移德順軍靜邊寨王君以太平懷遠宜興
文教於是度四堞之外爲孔子祠設屋立師課居人

子弟講誦於其間後有應進士者此邊寨昔所無由
君而有也用經畧使薦移鎮戎軍西路都巡檢使會
鎮戎軍有小警以君爲前鋒戎人聞君名相語曰此
前靜邊戎將也未嘗侵我曹今不當戰遂引退移京
西北路駐泊都監又移定州路假禮賓使价傳公欽
之使契丹陛辭曰英皇以君日疾命所過郡勿疆
其酒其被眷如此出疆專對皆尊朝廷又能推其善
於使遷真定路鈐轄請歸葬其先葬畢而君亦歿矣
享年五十有七君爲人疎財好施善與人交所居官

必有能稱故多得當世賢公卿之所推挽如故侍中
賈文元公司徒富韓公樞密使田公參知政事唐公
少師趙公今太保侍中潞國文公皆其人也娶張氏
先君幾年而卒再娶張氏封永安縣君七男長之美
早卒次之純奉禮即次之劭次之方次之奇次之彥
次之深皆舉進士女三人長適進士王加次適供奉
官梁康叟次適進士司可及孫男七人並幼孫女七
人長適進士王好古銘曰
侯起於微以才自彰位不究蘊中壽而亡侯則命矣

後嗣其昌將諡萬祀勒此名章

范大夫墓表

朝散大夫范君諱子儀字中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
書令諱德隆之曾孫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贈開
府儀同三司祈國忠獻公諱雍之孫尚書兵部員外
郎直史館贈兵部尚書諱宗傑之第三子妣永安縣
太君陳氏故相鄭國文惠公之女也范氏其先太原
人自忠獻公在 仁宗朝入陪樞衡出秉旄鉞有勳
勞于王室太原之范於是大顯子孫蕃昌世推以爲

盛族君以忠獻公蔭授秘書省校書郎公薨遺恩遷
太常寺奉禮郎君年尚幼請於祖母臧夫人曰不幸
吾祖捐館忍復因此進官耶願改奏他親夫人奇其
言遂奏尚書同堂兄宗本屬告命已出弗許辭衆知
其志趣遠矣初命監鄧州商稅有持金帛私出城者
吏執之欲倍稅而縱之君察其物非所宜有送州以
治果皆巨盜監西京長泉稅兼採柴務舊制役卒日
有定課雖祁寒暑雨必如其數卒或買薪輸宜以是
多凍餒爲盜民居患之君撫存區處積日會數併輸

皆樂事勸功不踰歲所增者千餘萬而卒尚有餘閒
得以爲生于今便之監杭州稅凡掌市征取之若太
寬而歲計入則倍歷知忻州秀容河南府伊闕二縣
簽書彰武軍節度判官丞相韓公宣撫陝西雅知其
才就舉通判州事塞下華戎錯居歲月浸久多冒耕
者經畧使上聞委君提舉根括得二萬餘頃以增募
弓箭手步騎萬有六千邊兵益彊考課爲天下第一
特除知博州又易趙州皆以避親不赴乃知汾州又
避親改耀州還朝爲開封府司錄參軍大臣交章薦

之改三司勾當公事擢提舉京東西路常平倉河決
澶濮水汎諸郡歲荐饑民流散天子憂之詔委君賑
濟東西兩路君多爲方計所存活二十餘萬時諸郡
方完城壘君請募飢民給糧以役之計工十有九萬
未幾而成公私賴焉初朝旨賑濟及夏成而止君上
言民遺棄幼稚尚數萬無歸請賑至秋聽人得收養
詔從之所活老幼者又數萬就爲本路轉運判官君
奉使不爲苛察務安全官吏法令有未便於民者必
以上聞率皆見從故所至以寬厚稱丁永安太君憂

服除授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未行改利州路君以職
在巡察當勤恤民隱州縣多居山險君不避跋履之
勞雖窮僻無不至以衝冒得疾元豐六年十月六日
終于官舍年五十有二累階朝散大夫勳上護軍服
五品娶周氏封壽昌縣君子二人長曰鎬太廟齋郎
次曰鐸女六人諸孤奉君之喪以七年二月三日葬
河南宣武村北邛山先塋之次旣葬請余文以表其
墓余與君有葭莩之親知君之行爲詳故不得辭惟
君生於貴閥而不驕長於吏道而不矜仕優而志愈

謙治辦而力愈彊其居家也孝恭其事上也忠篤其
莅官也勤恪其治民也愷悌行已終始人無間言可
謂士君子矣君之昆弟六人皆以才行稱顯用於朝
而君不幸未中壽而歿不克究其所有其命矣夫故
書以表其墓

神道碑

太子太保宣簡田公

惟宣簡公既改葬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之龕澗
里後十有六年其配永嘉夫人富氏命其子承奉郎

旦以公功行之狀易名之議誌壙之銘屬范某曰昔
先文正公當朝號知人而吾夫乃所薦進士及公輔
政吾夫遂居近侍而繼亦大用周旋歲久爲志同道
合唯是墓隧之碑至今無辭以刻敢以爲請某竊惟
慶曆嘉祐之際盛矣君明臣賢相與講圖治功而公
以高文大策進預國論出入要顯遂總機政某幼侍
先君熟公之貌及長又得公出處終始之大節爲最
詳乃不敢辭惟公其先京兆田氏後徙信都晉末契
丹略地河朔以公皇祖太傅北歸生皇考太師景德

初契丹寇澶州以生口數百屬太師哀之曰是皆何
罪而使就死地夜悉縱去乃自拔來歸朝廷官之至
太子率府率以終始家開封而塋陽翟遂爲開封人
公太師長子也少有奇志慨然喜功名讀書彊記博
覽一經目終身不忘爲文章秉筆立成瓌富雅健尤
長於論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再舉遂中
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大夫人李氏喪
罷服闋調楚州團練推官就監轉般倉改秘書省著
作佐郎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

府上書論時政甚切賜詔獎諭方且以諫官召會趙
元昊反西邊用兵夏文莊公韓忠獻公與先公經略
陝右言公材請以自佐乃爲經略判官直集賢院參
都部署司軍事時承平久將不知兵兵不知戰每出
輒販屻人心危懼其後制宜防患卒能以計禦賊公
裨益爲多大將前設攻守二策又欲專用攻策悉數
路兵出擊賊已得請公力言其不可乃止又上備邊
十四事多見施用召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
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西兵久不解關

陝大困韓忠獻公以樞密副使出宣撫而公爲之副使還判三班院又詔公視河北兵食而保州兵士殺通判嬰城作亂即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真定府路安撫使公以兵至城下賊懼開門自縛入誅首惡數十人遂定以功遷起居舍人移秦鳳路兵馬都部署經畧安撫使知秦州丁太師憂是時邊帥遭親喪多爲詔奪公懇辭起復上又遣中貴人手勅起公公不得已請歸葬陽翟然後還治旣塋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今朝廷不爲乏人而嬖

蟻之志不獲自盡臣死不瞑矣因泣數行下上聞其言惻然又視公貌瘠甚不忍奪其志乃許終喪服除加樞密直學士涇原路兵馬都部署經畧安撫使知渭州轉尚書禮部郎中俄遷右諫議大夫知益州充益梓利夔路兵馬鈐轄涪井夷人犯邊勢且與烏蠻合公盛兵甲臨之因遣人招輯皆惶懼請命蜀經王均李順之亂人易動先是許守將以便宜多專殺立威雖小罪或并徙其妻子出蜀以故老幼歿道路丁壯逃而爲盜者甚衆公至首詢問民間疾苦視貧弱

不能自存者振業之先教誨後刑罰果桀惡然後致之法蜀人安之奏減三司市布增常平歲糴以備凶歉蜀大飢人無孳亡論者以公治蜀大略有張忠定公之風治狀聞璽書褒諭遷給事中召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未至復以舊職權三司使加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遷禮部侍郎遂正充使天下財賦自景德中嘗會計至是公始復鈎考出入虛實之數蓋歲入多於景德而所出亦倍公以謂天子恭儉無妄費而有司用度乃如此其弊不革則殫民匱國日益以其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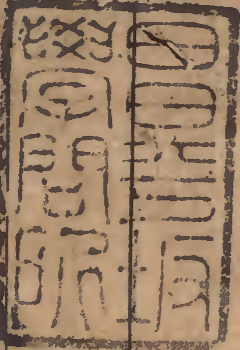
顧非主計者所得專則爲皇祐會計錄六篇上之并乞頒示二府冀人主知其故而與執政圖之上覽上嘉歎未幾遂以爲樞密副使天子平日固待公以有爲及是仕事事無巨細悉以訪公公知無不爲亦言無不從嘉祐三年六月除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故事大臣進拜多以次遷公始超其列人皆知上屬任意篤不久公且相矣是年十二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惋駭亟勅太醫診視中貴候問加損相望於道公辭求去位章凡十五上猶賜告不許公意愈堅乃以爲

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
事公請不已於是以太子太保致仕居數年疾遂篤
以八年二月乙酉薨于第享年五十九詔輟視朝贈
太子太傅賻卹甚厚公仁厚長者貌稱其心與人言
諄諄款密唯恐失其意而其中有以自守疑如也友
愛諸弟人無間言自爲小官未嘗私謁執政器宇恢
然常以天下自任識者知其必至公輔在諫職于小
事未嘗言獨引大體啓迪上心凡欲人主總攬威權
分別賢不肖抑僥倖明賞罰以救時弊當是時 仁

宗銳意太平數咨訪大臣以天下事其所興爲公建
明爲多與富文忠公少相友善夫人即文忠公女弟
也迨公爲樞密使而文忠公實爲上相同時道行位
冠百僚搢紳不以爲二公榮而相賀以爲天下福也
公旣被疾下至閭巷咸戚嗟聽伺冀公復起而公竟
以疾薨矣悲夫公諱況字元均皇曾祖諱某贈太保
皇祖諱某贈太傅皇考諱某贈太師無子以弟之子
至安爲嗣卒又以至平爲後焉始公以嘉祐八年四
月葬許州陽翟三封鄉西吳里之先塋居久之夫人

夢公若平生以爲水不可居既而復夢云然即發壙
公柩果爲水歆夫人乃自護還洛而以熙寧七年五
月改窆焉嗚呼公之神靈其不昧如是亦異哉銘曰
田氏陰德由太師積脫人而死報不躬獲克生宣簡
爲時賢臣其賢維何於時有陳秉哲蹈仁有燁其文
於皇仁宗俊又盈朝發策大庭公維董晁乃司邊畫
荒穢以薄乃理邦財公私以饒遂都廟堂謀謨樞極
帝曰休哉維我夔稷文經武服無施不當帝疇公勞
方倚爲相胡以疾嬰而失民望士懷致君所難者時

功多享厚讒毀或隨公遭聖明坦然設施不終大耋
天實爲之新宮孔安壽安之道刻碑墓隧來世之考



清忠堂公集 卷之八

吳

命人錄

建始公曾聖代世終始

